



滿清十
三朝

武

俠

叢

刊

題
滿清

MG
I242.1
62

三滿清
朝十
武俠叢刊目錄

三姑娘

義帽盜

涂老趨

義俠傳

某中丞

記楚生

張將軍

劍女

紀傅公事

妾擊賊

黃秀英

毛生

武俠叢刊
目錄

袁一枚

陸長春

韓樂圃

徐雄飛

王士禎

野語

樂鈞

汪紹蓮

袁枚

蒲松齡

葉見南

樂鈞



鐵骰韓昌

馮雄

喬公子

繩伎一

繩伎二

宜興幕客

張某

髯俠

雲孃

鐵布衫法

蜀僧大岳傳

查三

甘鳳池小傳

曾衍東

程麟

許元仲

韓承烈

管世瀛

陸長春

陳雲

賀貽孫

鈕秀

蒲松齡

李斗

張庚

黃之紀

紀甘鳳池軼事

普濤

王征南

保住

羅台山

鎖吉翥

武技

有外山王

徐彪山

尼俠

牛馬賊

瞿礪石

小梁山

武侯叢刊 目錄

孫兆滋

韓承烈

俞越

曾國藩

王昶

任大椿

蒲松齡

許奉思

韓承烈

王士禎

項震

瞿新之

韓承烈

褚復生

韓五

虬髯

葛衣人

劍俠

葉祿

崔猛

顧生

胡孝廉

測字

太倉女子

喬一琦

茅祥麟

樂鈞

徐岳

樂宮譜

黃東崖

曾衍東

蒲松齡

蒲松齡

郭芷衡

俞鴻漸

陸長春

曾衍東

第二卷目錄

異客傳

野二

缺耳遊擊

俠女

借金人

龍么妹

借寓婦

大俠

梁興甫

折鐵叉

濟陽富室

衛縣尉女

孫貢玉傳

武俠叢刊 目錄

五

徐岳

許元仲

胡承祝

潘松齡

余祚馨

張培仁

申甫

鄭仲夔

都穆

傅傳

宋弼

湯用中

陳世箴

鐵丸

運河小舟少年

運河豈般老翁

齊無咎

沙七

紀馬僧事

書陳海虹

隱傳俠

佟容

贈重楚卿

苟瓊傳

某公子

奇勇

樂鈞

俞鴻漸

前人

項震新

陸瓣香

袁枚

野語

宋和

蒲松齡

程世及

熊寶泰

毛祥麟

管世瀛

瀨衣婦

車夫

汪十四傳

何生

大鐵椎傳

秦淮健兒傳

秀煙

丁孝廉尋姬記

記閔先生

髯參軍

紅玉

山陽盜

臺灣僧

武俠叢刊

目錄

曾衍東

俞鴻軒

徐士俊

樂鈞

魏禧

李漁

韓樂圃

林璐

野語

徐瑤

野語

俞起

孫兆淮

七

秋紹

拳勇

記章邱婦人

邱時英傳

王黃鬻子

逆旅少年

南海生

鐵肚皮

少尼

張陳武

方姓

賣械

記汪某

韓承裂

許元仲

王士楨

陳世箴

洪朴

樂鈞

毛祥麟

胡秉鈞

吳俊

曾衍東

沈珏

楊壽

錢學綸

秀梁

平頂僧

賈十

外來人

金陵樵者

九江公子

楊八

韓布衣

周生

陶先生

書通州捕郭玉

書矮奴

曹大

武俠叢刊 目錄

曾七如

項震新

楊壽

錢幻曇

樂宮譜

俞鴻漸

程麟

樂鈞

陸長春

許元仲

徐昆

薩玉衡

張培仁

九

武俠叢刊 目錄

學拳

田七郎

飛賊

水先生

廖氏

紀異方少婦

御史方公

俠僧

周開奇

一〇

生活

蒲松齡

徐岳

樂鈞

李良軍

孫兆澁

徐岳

程曉

生活

滿清十
武俠叢刊

三姑娘

袁枚簡齋

錢侍御琦巡視南城。有梁守備年老矣。能超距騰空。所擒獲大盜以百計。公奇之。問以平素擒賊立功事狀。梁跪而對曰。擒盜未足奇也。某至今心慄且歎絕者。擒妓女三姑娘耳。請爲公言之。雍正三年某月日。九門提督某召予入面諭曰。汝知金魚衛衛有妓三姑娘。勢力絕大者乎。曰。知。日汝能擒以來乎。曰。能。需役若干。曰。三十。提督與之數。曰。不擒來抬棺見我。三姑娘者。深堂廣廈。不易篡取者也。梁命三十人環門外伏。已緣檣而上。時已暮秋。暑小涼。高蓬蔭屋。梁伏蓬上伺之。滿初下。見二女鬟從屋西持朱燈引一少年入。跪東窗下。低語曰。郎君至矣。少年中堂坐良久。上茶者三。又見四女鬟持朱燈擁一麗人出。交拜。妮語膚色。目光如明珠。射人不可逼視。少頃兩席橫陳。六女鬟行酒。奇服炫妝。紛趨左右。三爵後。繞梁之音與笙簫間作。女目少年曰。郎倦乎。引身牽其裙從東窗入。滿堂燈燭盡滅。惟樓西風竿上紗燈雙紅。梁竊意此是探席穴時也。自蓬

下足踢寢戶入。女驚起，赤體躍牀下，趨前抱梁腰，低聲辟聽曰：「何衙門使來？」曰：「九門提督。」女曰：「孽矣！安有九門提督拘人而能免者乎？雖然，婦女見貴人，非禮也。清著衣。」謝明珠雙梁許之，擲與一襯一裙一衫一領襖。女開箱取明珠四雙，擲梁手中。女衣畢，乃從容問公帶若干人來。曰：「三十日，在何處？」曰：「環門伏。」曰：「速呼之，進夜深矣。」爲妾故累，若肌渴妾心不安。顧左右治具，諸將烹羊炮兔，咄嗟立辦。三十人席地大嚼，歡聲如雷。梁私念牀中客未獲，將往揭帳，女搖手曰：「公母然，彼某大臣公子也。國體有關，且非其罪，妄已教從地道出矣。」提督訊必不怒，公如怒，公妾願一身當之。天黎明，女坐紅帷車，與梁偕行。離公署未半里，提督飛馬，硃書諭梁曰：「本衙門所拿三姑娘，訪聞不確，作速釋放。毋累良民，致于重譴。」梁惕息下車，持珠還女。女笑而不受。前婢十二人騎馬來迎，擁獲馳去。明日偵之，室已空矣。

義帽盜

陸長春

山東某相國夫人，晝坐寢室，瞥見一小兒，自簷際飛墮，年約八九齡，雙了髻，紅錦襖，褲屈一足，跪夫人前請安。夫人愛其嬌穉，以手撫之，忽攫身一躍，瞬息不見。而臂間金鐲

脫以不知所在矣。夫人愕眙良久。遣人告邑令。務獲其人。令飭捕役編處。絕無影響。因况人至相國第。緩頰。夫人曰。獨脫細物。得失可弗論。第此人等不亟剪除。則官署印信。皆彼囊中物。關係誠非鮮淺。速獲以報。否則貽書相國。糾劾立至矣。令憂懼莫釋。嚴比諸捕。勒限數次。終不可得。有老捕快某。辭役已久。僉謂非此捕案。終不獲。令邀之來。以緝事爲託。捕沉思久之曰。東省無此劇盜。四川峨嵋山有盜數。其人皆能飛走。檐壁捷若鳥隼。意者盜在彼乎。然不能拘而至。往探蹤跡。庶可任耳。令大喜。贈以資斧。捕遂行。輾轉至峨嵋山。徑路繚曲。林樹幽深。入數里。絕渺人迹。方遲徊間。見一樵人。荷薪而至。視其檐。則鑛鐵鑄成者異之。因託問途。相與扳談。樵人察其音。非川人。詢所自來。捕以實告。樵人曰。幸遇我。是案某頗聞之。但其人猝不易覲。必先見主者。捕問主者何狀。樵人曰。某爲導見。自知之。遂與偕行。披榛陟莽。路極幽險。約十餘里。忽見繚垣高甍。門閤巋然。樵人曰。至矣。某先入。白少頃。有數人出。呼捕入。歷門數重。及廳事中。坐一人。若王者狀。高額捲鬚。貌甚雄偉。捕跪方欲自陳。王者曰。已喻矣。前兒曹道經東省。作此游戲事。爾官甚糊塗。所值幾何。乃煩汝來耶。捕言案不獲。官以考成爲憂。王者曰。若爾

亦甚易。令取物者隨汝去。返詣其家可耳。捕頓首謝。旋聞王者呼。往山東去。卽有一人應聲而出。亦虬髯大漢也。捕疑非是。而不敢詰。偕其人辭王者出。其人曰。君先行。僕當自至。捕難之。其人曰。僕至東省兩日足矣。君行遷緩。不耐相從。逆計君當於某日至。僕於城闈側相俟。幸勿疑。捕不得已。尋路出山而返。比至東省甫入城。見大漢已先在。懟捕曰。何濡滯待君久矣。乃同詣縣。令聞盜已獲。喜甚。排衙坐堂。皇見大漢亦疑其不類。反覆研鞫。大漢曰。母多問。請告失主。某將還其劍。騰蹕而逝。令大驚。急白相國。第夫人廣集僕衆。仍坐寢室。見前小兒。復自簷際下。以條脫擲夫人懷中。倏忽間。其人已渺。相顧失色。捕出城。大漢迎謂曰。公案已可。請從此別。捕問以君龐偉而忽現嬰兒。身豈幻術耶。大漢曰。我輩幼服縮骨丹。八尺之軀。可縮至懷抱中物。而又習換形法。妍醜老少。皆可變易。非幻術也。拱手而去。若其人者。盜也。而近於仙矣。

涂老趨

韓樂圃

涂老趨。住南濠王家弄。吳中土音。誤呼爲大老鼠。本楚南船戶。流寓於蘇者。家粗給。老趨少游市巷。與閩漢輩追逐。吳門無賴游手。霸名橋巷。謂之纏人。涂著名其間。嗣以西

園大壯以拳勇傳教。遂拜爲師。大壯故山東德州人。初爲西園執事僧。經方丈斥逐。益縱葷酒。不自檢束。見涂力猛筋強。慨然許其可以傳教。謂之曰。我拳出自少林。然少林拳至明。已分爲南北二宗。南宗別爲太宗。拳傳於浙江某姓。而予所習係北宗。傳自南宗。牛皋將軍後。由張松溪傳至王征南。明季石砭女官秦良玉。實操其勝。其道必易換筋膜精。鍊神氣。以幾神化。又有鐵布衫法。雖能禦金刃。猶慮火制。未若我拳之以氣。運行操縱自如也。涂欣然領教。閱二年。盡得所傳。家居反謹。飭不復爲纏人。後以失業愈貧乏。遂至京師爲客商保鏢。時山東響馬賊方熾。鏢客多被戕。銀貨往還皆結隊晝行。涂自恃膽力。欲標下迅速。不顧昏暮。然遇盜賊觸鬪。卽敗竄。莫不可犯。一夜行葭陰道中。將及熬年店。忽有鐵彈丸飛至。涂急以手接之。復有一彈繼至。急閃避。已著睛。不及捫拭。闔一目疾趨而進。突遇壯漢揮拳相向。因悉力禦之。而一目昧昧。不能勝。暗中又有人飛足踢其腰。遽撲地及起視。駝裝已失。忿恨甚。縱步追跡。山路迂折。忽見燈光炯亮。跌坐一人。旁健漢。方分其囊橐。涂急奔而前。問跌坐者。叱曰。何處竊來。拳脚敢來犯我。卽起右足踢躡。幾傾跌。語音甚熟。急視之。果僧師也。僧大聲曰。怪道使拳有來歷。

幸我尙留此路未傳。否則不幾爲汝所困耶。涂因道所以乞見。還以全生命。僧謂此我行業所托。詎能爲汝破例。涂苦求不已。僧曰。念汝爲人尙好。姑且賜還。後不許再保鏢。過此。又曰。我觀汝器量。尙有前程。不應爲此鄙事。涂因拜謝。後還家辭役。至松江隸提督標兵。由武科中式。改姓徐氏。以游擊從征噶爾喀。官至總兵。家於蜀。

義俠傳

徐雄飛冲之

豫章商某。貿易楚中。獲資三千餘金。攜僕將歸。買舟江游。薄暮天微雨。泥滑甚。見岸上一客。負包裹。踉蹌而來。呼聲迫急。欲登舟。舟子拒辭。請益固。商曰。彼行色蕭條。奇憫。卽絮之同歸亦宜。初登舟。相視如鑿。柄然迨夜。窺客枕包裏而睡。鏗然有聲。視之雙劍也。始而憐。繼而悔。終而懼。然已許之。亦無如之何。次日商具食。食之叩名姓。不答。談笑甚懽。見商牀前掛一劍。詢曰。子亦善此術耶。商曰。吾輩陸馳水行所恃。以無恐者。惟此物耳。故張大其辭。客微笑而已。久之。夜泊江於。月明如晝。波平風靜。寂無人聲。客曰。今宵月色佳甚。胡不具斗酒。吾兩人坐船首酣飲之。夜不使姮娥笑人。客中寂寞也。商勉應之。於是具肴核。攜尊酒。共飲。商有戒心。猶少却。而客則洋洋得意自得也。痛飲間。客謂子

善劍。吾亦能之。今酒後耳熱。請試其術。何如。商勉應之曰。可。乃出包裹中物。光芒四射。寒威迫人。商欲避入舟中。而客以足坐而鉤之。牢不可動。不得已。乃凝視其舞。儼若項莊舞鴻門。左右往來。意在沛公。商股票。強稱善。始見劍之環繞。既而滾若雪花。人劍莫辨。時月光水光與劍光相激射。酣舞之際。但見白練兩道而已。先是商登舟時。已有賊船尾之。商不知也。商私謂客爲敵。及觀劍後。無他。故款洽尤甚。一日舟近大姑塘。客忽謂有事登岸。行里許。卽還。商辭以舟行甚速。不能俟。客曰。行數里。吾亦自能還。乃泊舟登岸。舟子與商忻幸。免虎口矣。揚帆疾行。行數里。岸上呼聲甚急。舟子以帆駛不能泊。對語未畢。客已一躍登舟。商惶懼。恐獲戾。而客恬如也。相好如初。又行數里。許曰。吾去矣。子亦知吾之來意乎。遂告之故。商始知月夜舞劍。乘風躍舟。皆所以保護之也。驚喜交集。欲分其資半以謝。客曰。吾苟欲得金。取如探囊。何分爲。且卽得舍是。以暴易暴也。豈忍爲哉。負劍大笑而去。

某中丞

王士禎 阮亭

某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齎全數千赴京師。途宿古廟中。肩鑰甚固。晨起已失金所

在。而門鑰宛然。怪之。歸告中丞。中丞怒。亟責償。官吏告曰。償不敢辭。但事極怪異。請假一月。期往蹤跡之。願以妻子家屬爲質。中丞許之。比至失金處。詢訪久之。殊無頭緒。將歸矣。忽於市中遇警叟。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漫問之。叟忽曰。君失金多少。曰若干。曰我稍知蹤跡。可覓露車乘我。君第隨往。冀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烟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幾百里。無復村舍。至三日。踰亭午。抵一大市鎮。叟曰。至矣。君但入。當自得消息。不得已。姑從其言。比入市。則肩摩轂擊。萬瓦鱗次。忽一人來問曰。君非此間人。奚至此。告以故。相與俱至市口。覓警叟。已失所在。遂曲折行數街。抵一大宅。如王者居。歷階及堂。寂然無人。戒令少待。頃之。傳呼令人。至後堂。堂中唯設一榻。有偉男子詢來意。具以對。男子頤指語童子曰。可將來。卽有少年數輩。肩金至。封識宛然。曰。膏欲得金乎。吏叩頭曰。幸甚。不敢請也。男子曰。乍來此。且好將息。卽有人引至一院。扃門而去。餽之飲食。異常豐腆。是夜月明如晝。啓後戶視之。見粉壁上疊疊有物。審視之。皆人耳鼻也。大駭。然無隙可逸。徬徨達曉。前人忽來傳呼。復至後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與子一紙書。據案作書。封識完密。擲之。揮出。前人復導至市口。恍恍如夢。

中忽覺道歸。見中丞歷述前事。叱其妄。出書呈之中丞。中丞啓緘閱未畢。忽變色而入。移時傳令吏歸舍。釋其妻子。豁其賠償。吏大喜過望。久之乃知書中大略。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吏債金。否則某月日夫人夜半睡覺髮截去三寸。宵妄之乎。問之夫人良然。始知其劍俠也。

記楚生

野語

吳企延。江右名宿。棘闈屢躋。其志不衰。赴試金陵。頭場首藝已竣。鄰號有操楚音者。對酒吟太白詩。其聲聒耳。文思爲之不屬。將加譏讓。微窺其人。豐采甚都。氣岸軒舉。不敢造次。乃出號款曲。知其先吳產。而僑居楚南者。三藝已脫藁。滕真矣。特試律未就。索閱吳作。擊節歎賞。轉以己卷示吳。藝皆俊拔。不羣。因謂吳曰。君藝得此題神髓。不矜才。不使氣。元爲正宗。鄙作萬萬不及。然操文柄者。未嘗得此中三昧。浮豔奪目。即可弋獲。君雖功深養到。奈非近時花樣。何吳心服其論。而楚生雅重其學。約場後幸相過。從乃各藏所事而出。三場既畢。楚生過訪。見其旅居湫隘。卽邀與共寓。服食豐贍。談論超曠。二人恨相見晚。迄榜發。楚生得經魁。意殊澹焉。吳報罷倉皇作歸計。楚生曰。君固硯食者。

僕將赴禮闈。家有豚子二。不暇親教。欲屈駕設絳舍。訓以理法。幸勿棄。吳秋風託。託計亦良得。特以道遠難之。楚生言欲居雖遠。然家問逐月了通。無異近地。吳重違其意。毅然允之。臨行舟楫。儲待甚備。付以一函。日家止拙婦。一切已詳書中。鄭重而別。吳於是訴江渡湖。達楚南。憑函上所載里居。編訪無知者。正彷徨間。有髯奴問曰。君得非吳姓號。企延者乎。吳答良是。問何繇知。則曰。主人有書來。恐初至途梗。命奴祗候。已經旬矣。卽爲之具輿。適行竟日。轉側密菁間。瞥覩嶂色千霄。溪聲瀉月。疎林掩映中。有甲第一區。丹拱霞烘。粉恆雪積。極峻邃蕭爽之致。奴已先驅。明燈肅候。登其堂。陳設古雅。多目所未覩。設齋西圃。几案精好。圖畫括架。餚饌醅醪。咄嗟羅列。奴言途中勞動。盍早休息。詰朝內主人出堂相見。豐神莊雅。無世俗脂粉氣。但云良人在遠。琴劍屈臨。勿以輻褻爲罪。翩然返闈。見其二子。年才十四五。俊邁無倫。製舉之學。已斐然成章。執經問難。如響斯夜。館膳精腆。敬禮備至。吳遂安。閱數旬。髯奴述內主人意。歲聿云暮。請寄家書。兼問束脩之數。吳但需五十金。奴遂巡報曰。數千里致書。淺淺者何足濟。主命餽二百金。吳喜甚。如數作書交奴。覓寄甫三日。奴曰。書銀已達尊邸。多遽未得報書。因道吳第

宅曲折泊。上下男婦。狀貌甚悉。吳訝其速。而所述不謬。疑信相參。姑置之。既而楚生捷南宮入詞館。寓書於吳云。倖獲一第。益增我輩登科之感。且麋鹿野性。不堪久踏輦紅。秋期假旋。方圖暢叙。幸勿舍去。無何吳以嫁女期迫。意欲暫歸。慮爽約。言猶未發。髻奴忽告曰。昨主人書來。命奴送匳資五百金到尊府。請給出書。毋作歸計。吳怪其預知。遂以書付奴。金附函外。囑取報書爲信。三日奴返。言奴親往抵宅。時方午夜。夫人將就寢。不敢索書。但得隻履爲信。吳益疑駭。然繡履良符。而主意優渥。未敢致詰。未幾楚生歸。各道契闊。知二子所業。悉就繩墨。相得甚歡。至歲晚。吳告辭。楚生知不可留。盛筵祖餞。贖贈豐厚。訂於來歲中秋。必當造訪。幸勿他出。吳謹誌之。於是復遣髻奴導輿至故處。視登舟然後去。順流而下。歲暮始達。亟問婦兩番信銀到家景狀。婦曰。昨歲暮正深懸盼。一日早起。牀頭得書一封。白金二百。書跡無異。不知何自而來。頗爲疑訝。秋間嫁女期迫。無所爲計。其夕三鼓方解履就寢。微聞案上有聲。視之得朱篋一具。內藏君書。並銀五百。盼蠻間。忽失繡履一鉤。事絕詭異。不敢告人。未論君栖託何事。日夕憂念。吳具述所遇。共相歎異。至中秋節。吳潔具以待。至更深。囑妻先寢。獨坐良久。月斜斗轉。杳無

音耗甫憑几假寐。忽窗際閃光如電。急出戶視之。果係楚生。反身將去矣。吳急邀之。則曰。僕與君交道不薄。何不能稍待須臾耶。吳引咎追挽。相距十許步。追數里。迄不可。卽至遠郊。楚生曰。我行速。追之無益。盍歸誦毛詩乎。一拱手間。卽烟霧蒼茫。瞬息不見。惘惘而返。不知誦毛詩何義。歸見牀頭具乘金三百。旁置小函。其封之緘。啓之。裏匕首一。光燦燦欲躍。吳生駭極。知囑其謹言終身。不敢聞人道。吳歿。其子孫稍稍言之。故楚生姓字無攷。

異哉。楚生殆劍俠之流歟。然劍俠雖往來塵世。不聞有側身矮屋入金門上玉堂者。豈今昔殊趣耶。抑特爲毛錐子吐氣耶。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不恨。若吳生者。庶幾得之。奈何守約不堅。遂至失之交臂。人爲吳生惜。吾爲知己者戒焉。

張將軍

樂 鈞 蓮 裳

張將軍。逸其名。嘗出海捕盜。駕大舟一。從健卒數十人。自恃武勇。欲探虎穴。有少年書生。形儀雅飭。言有事他國。厚賂舟人。求附舟。將軍故有令。附舟者以諜論。殺無赦。舟人利其金。私納之。行數日。將軍聞香烟撲鼻。命索舟中。曰。必有盜。得書生。將置之刑。書生

自陳非盜。欲至海外省父。無舟可達。故敢昧死來。唯將軍仁恕。將軍視其貌狀。不類盜。且憐其孝赦而與之言。書生能作學問語。才語。仙佛語。農桑語。經濟語。俳優諧謔語。出風入雅。吐史談經。隨事酬夜。動中窺。會將軍素長於文學。竟莫能屈。往往反爲所難。大加歎服。自謂得書生晚也。一日及捕盜事。書生曰。盜可服。不可捕也。盜能見將軍。將軍不能見盜。將軍大不平。乃大言曰。爾書敲枯。硯翻蠹簡。烏知將軍之能乎。專制一方。揚威千里。長鞭所指。遐陬震懾。區區海盜。何足膏其斧刃哉。書生曰。將軍亦知海盜之能乎。將軍曰。海盜之能解。銜刀竅火。夜趁叢泊。猝聞捕誅。潛竄藪澤耳。書生曰。以某所聞。固不僅此。將軍問汝何以知之。書生笑曰。以盜言盜。安得不知。姑請試之。將軍愕然。時繁星麗空。海波碎月。萬里無片帆隻舶。書生取筆。築自船頭吹之。不數聲。小舟千百。悉自波中湧出。明炬雪刀。須臾環集。將軍失色。書生笑曰。盜不可捕也。雖然。爲國供職。自應爾爾。吾輩豈得犯將軍。聊與將軍職耳。將軍無恐。復吹筆。築數聲。大呼曰。將軍珍重。某去矣。書生躍入小舟。須臾皆不見。將軍亟命回舟。喪魄者累日。自是不復捕盜。

劍女

汪紹蓮 辰 聯

外舅。吳曾庚公。歛豐南人。言其族兄。展晉公者。奇士也。富而任俠。武藝絕羣。尤精劍術。嘗客楚平。一日有老人攜少女造門。請比劍。公接之。視其女年十四五。鬢髮垂肩。神清若雪。異焉。問姓名。不告。曰。第比劍耳。相約。即官湖上。尅期去。及期。公往。女已先在。捧劍立。繡裳文服。非劍妝也。公語更衣。曰。不必。語次。白光一閃。已及公頂。急出劍。敵一劍。又起。但聞颯颯有聲。白光旋繞。女隱躍光中。不可見。而鋒銚駭疾。公愈退。劍愈偪。時觀者千人。咸木立神竦。無敢語。公大懼。奮身一躍。出八九步外。日神技也。止。止無過。偪。女乃止。視公微笑。曰。君能敵。我亦大不易。無怪師云。爲門牆高足弟子也。公異其言。詳詰來。縱。則援女術者。卽公師也。常道公能。女故來一校耳。然終不道姓字。公留之。不可。贖以金。不受。竟去。後公禱武藝。悉以傳人。惟不言劍。

紀傳公事

袁 枚 簡 齋

傅公卓園。名魁。初李公衛標下兵也。少無賴。以材武入勇健營。涿州大盜。李自洪力敵萬人。匿大邵村牛四家。公命卓園往擒之。卓園請標下李昌明及韓景琦俱。公笑曰。汝能擒此賊。昌明往。非昌明殺。賊則賊殺。昌明韓景琦往。必誤。乃公事。不信。如汝意。試之。

卓園夜至牛村。自洪方謀劫再貢生家。未發。卓園破門入。昌明舞雙鎚先登。賊暗中斫之傷。大呼仆地。卓園繼進門。小器無所施。棄其戟。手拍賊除而曳之。小腸出矣。賊抱卓園刃其背。萬千幸。裹甲不死。然入膚者寸許。卓園繞賊腸於臂。至三匝。賊猶能運刀。景琦急來助。昏黑不辨。捧卓園起以爲賊也。而縛焉。卓園自念受兩人敵。必敗。不得已逆而躡之。繩三重俱斷。景琦仆出數步外。天漸明。三人共縛盜獻之轅。公大笑曰。吾所料何如。盜將死。願行刑在曰。吾爲盜三十年。殺人如草菅。官兵屢捕格鬪。今擒我者誰也。願一見而死。或指卓園盜運日久之。歎曰。我久當死。死於足下值矣。我所遺寶刀知足下來哀鳴三日。宜贈子佩之。我死不悔。爲盜悔。不知天下之尙有人也。

姜擊賊

蒲松齡 留仙

益都西鄙之貴家某者。家巨富。著一妾。頗姣麗。而衆室凌折之鞭撻橫施。妾奉事之恬謹。某憐之。往往私語慰撫。妾殊朱嘗有怨言。一夜數十人踰牆入。撞其屋。扉幾懷。某與妻惶遽喪魄。搖戰不知所爲。妾起嘿無聲息。暗摸屋中得挑水水杖一。拔關遽出。羣賊亂如蓬麻。妾舞杖動風。鳴鈎響擊。四五人仆地。賊盡靡駭愕。亂奔牆高急。不得上。傾跌

啞。亡魂失命。妾拄杖於地。顧笑曰。鼠子不足辱吾刀杖。我不殺。汝殺嫌辱。我悉縱之。逸去。某大驚。問何自能爾。則妾父固槍棒師。妾盡傳其術。殆不啻百人敵也。妻尤駭甚。悔。問之迷於物色。由是善顏視妾。妾終無穢毫失禮。鄰婦或謂妾嫂擊賊。若豚犬。顧奈何俯首受撻楚。妾曰。是吾分耳。他何敢言。聞者益賢之。

黃秀英

葉見南

湖南黃秀英者。奇女子也。爲拳師名聞天下。女自幼儻。無閨閣態度。好讀兵書。嘗自輯古今兵法爲一編。年十四盡得父術。力敵百人。未幾父卒。易簀時呼女而告曰。吾晚得汝。不及爲汝訂婚姻。汝母年老。須自審可否。勿作小兒女羞澀態也。問名者踵至。女必親窺其人。閱人甚多。殊未許可。而年已逾笄矣。母怒曰。天下終無良匹。汝將以了角老耶。女曰。我實欲求文武長材。顧久而不遇。亦吾命也。今而後惟母命是從。同里顧劉兩生。皆少年俊傑。請婚尤切。母以商女。女求一見其人。越日二生至。女自幄窺之。謂母曰。顧當以文學起無大成就。劉福祥較厚特武功耳。母曰。天下滔滔文武並用。武亦何傷。乃字於劉。諷吉於歸。伉儷殊篤。會粵匪犯長沙。以大隊圍城。而分黨四出擄掠。劉故

鄉居。乃集民團三百人。築堡自守。賊以百人至。女出堡迎戰。斬殺過半。乃謂劉曰。賊以敗回。必舉衆大至。謀令劉率衆預伏堡西林樹間。又令鄉民於堡東虛立旗幟。多携礮銃等物。以爲疑兵。而自率民團背堡而陣。踰時賊果大至。見女衆少。易之直撲女陣。女佯敗。望堡西而走。悍賊出山虎者。驍勇絕倫。號萬人敵。率賊來追。至林木深處。劉突起大呼。賊方錯愕。其西路礮聲又作。山崩水角。旂幟飛揚。不可杖數。但聞殺聲遠近。艸木皆兵。賊大驚潰。劉與女縱兵追殺。賊尸盈野。河水盡赤。女獨戰出山虎。計不若乘其不意。乃與婢暗伏舟舷。未幾賊至。羣登商舟。奪門而入。女自後刺之。連殪三人。盜大驚。競奔女舟。女揮劍力戰。光耀若雪。盜刀槊競進。均不能入。正鏖戰間。將舞雙刀自蓬頂躍下。盜衆駭極。左右趨避。落水死者大半。餘衆星散。二商及舟人始惶懼出。稽首謝救女。謂商曰。君等歷涉風塵。諸宜詳謹。今後不能復逢我矣。及明將解纜。忽有砲船二十餘號。乘風而下。亦泊江口。詢諸舟人。則某總統視視海岸者也。軍士見商船血跡毀紅。疑之。再三詳詰。商具述。遇盜獲救。由軍士不信。兩女子能却盜羣。白於總統。總統親至女舟盤查。女怒曰。我乃手擒出山虎之黃秀英。非盜非賊。何盤查爲。總統熟視曰。卿卽黃

秀英耶。我劉生也。一別十年。不復相識矣。言別淚下如雨。女細審之。果劉生也。不覺泣下。曰。妾爲君心力竭矣。幸賴上蒼默眷。相見於茲。顧若何以得至此。劉乃告以披擒後說。賊曾投順。從大軍轉戰江浙。皖。歷著戰功。浣保提督。率師緝盜海口。女亦備言跋涉情形。相對歎歎。商人聞言。皆爲感泣。劉卽日偕女赴差次。劉治軍以律。寬猛相濟。大帥深資倚賴。既歷試諸艱。宦心益淡。年餘引疾歸。布衣蔬食。口不言兵。有韓蘄王騎驢湖上風度。婢歸某守備。臨陣相夫勇。略聞天下。其願生以舉人大挑。出爲縣令。亦卓著政聲。癸酉秋。余與魏塘鄭君燕亭道出丹陽。舟中無事。爲余言之甚詳。惟劉生名字則忘之矣。

毛生

樂鈞蓮裳

前明熹廟時。天下多故。盜賊充斥。錦帆綠林之徒。所在多有。洪州數孝廉。計偕入都。挾資頗重。道經淮徐之間。一少年求附舟。叩其所自。自云施姓。蓋亦夜春官試者。爲獨行恐盜故。來語作吳音。窺其行李甚都。衣冠壯麗。似是烏衣子弟。既登舟。取筒中佳茗。煎以江水。編飲同袍。名言俊語。議論風生。幾傾一座。衆皆悅之。以爲良友。恐不得當也。已

而日暮泊舟蘆葦間。少年曰。江天日暮。景色殊佳。某有短笛。願爲諸君一奏。遂擲管倚蓬吹之。音韵悠揚。直俠魚龍驚飛。兔蟾欲躍。衆皆擊節歎賞。曰。桓伊李牟。今復生矣。語未畢。忽一豪客躍入舟中。持一鐵柄傘。擊少年墮水死。呵曰。忤奴不巧。食村落來此。奚爲。衆視其人。形狀怪偉。鬚髮林立如豎戟。皆駭極顛仆。結舌重呼曰。賊賊。客曰。公等非赴試者耶。曰。然。有重資耶。曰。有之。願以獻賊。賊毋我殺。客笑曰。余不殺賊。賊且殺公。適輦笛號衆者是也。衆皆起謝。客曰。賊衆且悍。夜將報余。畏者可暫去。前三里村高翁店。一宿無患也。不畏者。留舟中更看余殺賊。於是去者半。留者半。客戒留者先寢。聞呼則起視。自引酒狂飲。連飛數十觥不醉。飲罷取鐵柄傘枕之臥。鼾聲如雷。衆假寐以俟。夜半忽聞客呼曰。賊至矣。挾傘踞船頭。時月黑星繁。微辨人影。一賊持刀奔客曰。若殺我弟。我今取若頭。客不答。卽舉傘格之。賊夜手仆刀槩環進。客從揮傘呼作風聲。與蘆葦瑟瑟聲相應。賊左右撲刺落水。餘賊舍命奔逃。客已奪得賊弓矢。連發射盡。觀者股栗汗流。浹衣裾。客挾傘入艙坐。神氣灑然。衆酌酒勞客。復飛數十觥。掀髯謂衆曰。公等窮年咕嗶。足路不出三里外。宵知世路之險巖哉。衆唯唯。又曰。國家求才待用。自惟

有其具。則進。荷平平宵坐牀頭弄稚子。母以父母之身。輕飢虎口也。今第行母畏。衆羅拜曰。向者不敢啓問。今將軍活我。恩厚矣。願聞姓名以圖報效。客悉扶之起。舉傘扣舷曰。余非將軍。又無姓名。亦不望報。我去矣。一躍而逝。既而春闈同舟一舉子。逢客於號舍。心訝此君能挽兩石云。復能識一丁字。真異人也。趨前問無恙。客瞠目若不相識。亦不答。卽入號熟寢。窺其舍。鐵硯班管各一。別無長物。初不敢呼問。客直睡一晝夜不少寤。此日午晌。舉子三藝已竣。將繕寫。心德客慮其沉睡失期。將不克終。卷以已餘勇賈之。遂呼客醒。客大恚曰。豎子敗乃公事。斷送會元矣。舉子蹶踏不知所對。既而客歎曰。毛生。毛生。定非命也。夫千金之璧。當首貢王廷。安能隨行。遂隊自居牛後。爲渴睡漢。椰揄哉。今以吾文與公。可獲亞名。亦不負數千里冒險跋涉也。索紙書之。風行海湧。三藝立成。擲於舉子之前曰。吾去矣。卽挾空卷投有司。稱疾而出。舉子閱其文。允稱傑構。書法亦矯健非常。嗟歎不已。因棄已作。書客文以進。果成進士第二名。

鐵骸韓昌

曾衍東 七如

韓昌。汶上人。幼傭於路氏。路氏子弟喜講少林拳勇之技。韓從旁剽竊。頗有所得。曾一

毆撲倒敗堵人。遂呼爲鐵毆韓昌。而昌亦顧盼自喜。及壯恃其能。遂流爲匪類。充袁州捕。百里之間。眼目悉熟。狗偷鼠竊。亦時納小供獻。韓固一時叱咤。等泗水雄。曰者。遂出緝壽昌境。宵征獨坐。一二十許。婦人髮黝漆可鑑。著淡紅衫袴。穿小鞦。理縲車。軋軋不絕。韓知其非騰。遂排闥入。婦手軋而問。曰。爾來尋誰。韓曰。尋伴爾者。近婦前。蹲而與語。婦微笑。蹀足交。韓福。韓仰仆。曰。蹄子敢惡作劇。及韓起而。婦人已面立。執澣衣杵。掃韓脛。復仆。韓怒起。右。婦右騰起。左。亦左騰。方一轉。蹀。韓三仆。婦乃騎韓背。舉杵擊其。韓疼欲折。忍不敢聲。婦人拖地上。箔捲。札韓爲。倒栽於室南隅。婦仍紡績如故。俄而其夫婦。告之曰。深更不返。席中人訪汝者。想已睡熟。其夫解視之。則名捕韓昌。舊曾相識。婦人笑而致詞。曰。伯伯莫。奴太孟浪。幸伯伯不復饒舌。偷絮絮焉。則將杵敲斷小骨子矣。其夫亦笑責之。時東方既白。婦入廚羅酒漿。作炊餅。韓乃強打精神。啖而去。自此豪氣頓減於初云。

按先岳韓毓光。早年失怙。入武岸。性懷爽。有勇力。家日落。嘗從草澤中游。與綠林輩往來甚悉。常得其潤餘。以爲供給。一日午間。至顏家樓之關聖廟。酣睡神案下。

夢帝呼之。作速進城。幹正經勾當。醒不爲意。復睡。又呼之如前。遂入城。時出示招募勇健營入伍。遂應名。隨征噶爾準。以軍功得守禦。乾隆年間。洊升至粵省軍標游擊。嘗行刑海盜。其隊兵決囚。不如法。自揀衣手刃三十餘囚。無一失。其勇力能挾八十觔。銃發機禦敵。又言曾在至聖廟中。隨班襄祀。各官輕其武職。慨然曰。諸君頂戴紅藍。皆沾祖宗餘蔭耳。若我這官職。是冰鎗頭熱肚皮。掙得來的。韓昌等輩。皆其少年所結識者。

馮雄

程麟趾詳

鏢客馮雄。山東人。勇冠儕輩。游歷各省。所遇拳棒。莫能出其右。故綠林中。問其名者。莫不膽裂。一日保餉銀至陝西某縣。舟泊大嶺下。日將過午。假寐片刻。恍惚舟略搖動。馮即醒見一人。短衣窄袖。在艙面攜一銀包躍上嶺去。馮大怒。急逐之。其人或馳或躍。若瓦雀焉。馮竭力追趕。終不能及。須臾至一高牆。牆上有月洞。一口大如盤。其人縱身而進。馮亦繼入。則見其中院宇比連。絕無人跡。馮甚異之。緩步入內。俱空屋。並無陳設。未至一室。見有一榻。羅帳低垂。帳縫中露一蓮瓣。瘦小銷魂。纖不盈握。而所失銀包置於

足下。馮更加駭異。不敢啓帳。徑取銀包。熟意用盡生平力。分毫不動。知不能敵。急退出。甫十餘步。忽聞歷歷鶯聲。由後而至。馮一回首。則見杏臉桃腮。姿容絕世。一十七八好女子也。馮以爲可欺。遽放鏢。女接去。馮拔佩刀相拒。女從容以飛劍破之。馮汗流浹背。亟請罪。女笑曰。是奚罪哉。妾兄妹二人。隱處於此。將及一載。久仰君名。如雷震耳。知君今日知此。頃家兄攫取銀包。並無他意。特欲一較其技耳。遂請馮入座。馮心稍慰。隨之入女。卽請其兄相見。並備酒飯。馮不辭。遂相共飲。飲畢。女乃導至後園。園中有木柱七十二根。半入泥內。問馮能倒之否。馮力拔數根。氣已不屬。女微笑。金蓮起處。餘木居仆。馮不勝佩服。因詢之。始知女姓韓。其父亦豪客。女善父術。身輕如燕。能水上行。其兄雖得父傳。然遠不如其妹。兩人之隱於此者。以其父已死。兄妹具此絕技。恐人生疑竇也。馮遂辭別。女卽以銀包還之。馮回家。思天下異人之多。從此不敢再誇拳勇云。

喬公子

許元仲 小 歐

喬公子者。以豪勇名。有友康飛鼈。以用足稱無敵。一日有僧造焉。請與角力。喬揣僧技實勝己。因假近游。約以數日歸。後試較。居少日。僧復大言。不拘何人。能揮我一拳。蹴我

一足。我卽推牛刀若縮胸者非夫也。因與康謀。乘僧閒坐。於隔牆飛毆擊之。僧壁同傾。數十步外。僧起笑曰。郎君何須壁後置人。今已矣。會有相見日。未知鹿死誰手耳。後年餘。喬與康同游天台於石梁旁。遇僧曰。此間無人。正可一決雌雄也。當互歐三拳。以判勝負。喬方踟躕間。康目之僞云。君素習易筋經。今何怯也。請師先之。祖衣立石壁下。僧數步取勢。鼓勇擊之。康立其旁。飛蹴喬肩。喬倏然橫倒。而僧之臂已擊於石壁上。折肱矣。

繩伎一

韓承烈樂圖

上方山。治平寺。南枕石湖爲吳中僧院之最。房屋幽邃。僧衆除很。或曰。睿藏婦女。近村少婦。往往失去。無可蹤跡。因共疑之。居民相戒。女眷無得登臨其地。是時有繩伎數人。來市售技。一少婦年可二十餘。身長玉立。媚態動人。能以繩擊竿上。疾走如飛。一垂髻女。容色娟好。妙曼輕盈。足纖如東筍。而矯健颯捷。飛行絕跡。疑從拳勇習成。又能舞劍。指揮如意。寒芒射人。觀者如堵。僉謂以此輩混入治平寺。足以攝奸僧之魄。而殪之。闔門朱姓。饒於財。頗好事。招之來家演伎畢。問語之曰。爾曹似習拳勇。可敵幾何人。其弁

者前曰。我儕惟司鉦鼓。他無所能。指婦女曰。此游江湖以來。與人角勝。皆非所敵。惟泰安道中遇一少林僧。驍健絕倫。相拒竟日。僅得平手。何庸以衆寡計強弱耶。朱曰。我固諗知矣。因厚遺之。且屏人語以故。欲令探其異。婦許諾。繼云。必我姊妹偕往。乃濟。朱乃助衣飾。作客婦裝。吳下有教師甘鳳池者。精於手搏。令隨衆以備接應。再達上方山。肩輿造寺。寺久無少婦至。僧衆故令老衲出迓。燃香點燭者。皆幼穉沙彌。老衲作莊容。目不他瞬。沙彌烹茶以伺。婦令引遊勝處。若強應者。所歷院宇。皆整潔。婦小語曰。此乃清淨佛地。何人造言之誣。忽有一髦僧扶杖龍鍾出。謂曰。娘娘想係遠方客。偶游敝刹。何不觀千手觀音像乎。婦欣然。故令從者出。待姊妹隨髦僧而入。迴廊百折。迤邐入曲徑。俄見碧梧綠柳。垂陰滿階。隔窗聞笑語聲。迴顧髦僧已失。心始疑訝。入一精舍。風動簾開。見數僧皆壯年者。裸體環坐。誼飲正酣。願婦等來。遽曰。有緣者可來共飲。勿怖也。婦佯作羞澀狀。裸僧狂笑。俱起直前。曳其裾會坐肩下。須臾聞啓璧聲。一僧牽諸婦女出。妍媸不一。率然謂曰。且共諸娘子閒話。夜來再伴宿也。垂髻者。卽撲以手。僧蹶然仆地。婦遽止之曰。且勿作戲。先與衆姊妹見禮。僧衆旋散去。婦密告諸婦女以故。且云。此來

探虛實。出汝等陷穿耳。衆皆感泣。繼曰。此處堅牆密室。苦無出路。又僧衆强悍。豈一二弱女子所能敵。可奈何。婦笑曰。禿奴易與耳。俄二僧突至。遽擁婦別至一室。一僧方逼少者。少者遽躍起。僧跡之不得。疑有遁法。倉皇去。少者躍梁柱上俯瞰之。僧擁婦於懷。褫其下衣。婦故習房中術。藉以飽其欲而後斃之。交接未幾。而其僧僵矣。旋易一僧如前。繼有一披髮頭陀至。貌猙獰可畏。狂鬪不已。婦變色欲起。而軀爲所壓。遂巡未能。少者憤怒。一躍而下。頭陀大駭卻顧。少者直前。抽其莖。血肉狼藉。累累如絲。腸已出矣。婦亟著衣起。與女各抽壁上劍揮之。衆僧聞變大譁。各持刀仗齊入。婦與女遂聳身登屋。疾走如飛。蹴瓦片。若驟雨。有健僧上屋追之。劍及於身而墜。時甘鳳池率健僕等亦力鬪於外。斃數僧焉。城市譁傳。傳守令聞之。居拘僧衆置於法。婦後語所知曰。我閱人多矣。未有若頭陀之異者。肉頭粗重。逾鐵鎚。著膚如炭熾。非阿妹已辱斃僧居矣。

繩伎二

管世灝月 楮

嘉善諸生周鑑。赴歲試寓府城張氏。張本孀居。有女名蓮娘。將日秋霞。俱工針黹。兼善書畫。薪水賴以給。叔號出林虎。與婦同居。橫暴而有力。曾被府訪押鎖擊石獅上。虎挾

獅以走。以是人益憚之。時周尙未娶。見蓮美愛之。欲委禽焉。諷婢達婦。婦喜曰。蓬門陋質。得附名楣。又何靳焉。惟叔素無賴。須善商之。會生家書至。聞母病。不及語。虎卽馳歸。婦恐事中變。臨行出一沉香佩贈生曰。此蓮女幼時把玩物也。今以贈君。他日幸無異議。生敬諾。比歸母卒。婦商於虎。虎果不可。婦以憂憤死。生居喪次。弗預外事。年餘。應浙藩聘。順道往訪。婢謂生曰。蓮姊望君如歲。虎實利徒。昭以重利可得也。生正躊躇。適虎自外至。見生怒曰。窮措大絕無瓜葛。何遽直入人家。蓮女非千金聘不可得也。語畢。怒目裂眦。橫睛盼視。生懼而退。夜泊石門。憤不成寐。俄一再繫纜並泊。時歲饑。恐行劫者。生問何船。答曰。劈竹船。蓋樵李城南三十里地名。邏水遠近五十餘家。凡四姓。曰董姚徐沈。其婦女悉二繩技。身輕似燕。體捷如猿。柳舞花飛。見者耀目。而董氏諸女。更以拳勇者。其語有不欲人知者。另有翻切。謂歌爲華軒。撥阮爲嘈姑。鞞鞞爲仙勞。登高竿爲仙輕。對客笑嘲。鮮有知者。篙工恐好事者滋事。特舉隱語答生。彼云劈竹船者。猶言繩伎船也。生固不解。益心疑不釋。側耳竊聽。隱隱有嗚咽聲。久之寂焉。忽聞呼蕙姊者。三又驚呼曰。蕙姊刲股暈絕矣。絮語喃喃。夜半方止。晨起視。見一女子年約二十許。推蓬

而出。雲鬢蓬鬆。淚痕猶溼。生礙於致問。乃揚言曰。昨宵徹夜未眠。殊苦困憊。女致謝曰。祇以妾故。驚擾清夢。生曰。昨夜悲泣者。卽卿耶。何哀怨乃爾。答曰。妾邏水董氏女。蕙娘也。幼習繩伎。隨母游吳越間。今母病垂危。是以飲泣耳。生曰。曾藥之否。曰。醫言虛弱已極。宜服獲著。此又非妾力所能辦也。語畢。泣數行下。生心惻然。啓篋得五十金。以贈女。女曰。君固慷慨士。妾亦非彈箏賣笑者流。願示姓名。以圖瓊報。遂以里居姓氏告之。各解纜而別。生既入幕。殊信任。後方伯緣事被逮。生亦繫獄。未數日。獄卒言一女子探視。生心疑。召入視之。則蕙娘也。略詰顛末。女卽問生耳語。曰。君幸無家室累。脫君遠遁。何如。生曰。非惟不可。且不能耳。女舉雙掌。將手鈕一拍而脫。曰。能乎否乎。生曰。僕本無罪。數日間。卽可出獄。卿既具神力。願以他事瀆卿。卿亦知禾郡出林虎否。曰。聞之矣。萬人敵也。生曰。虎之姪女名蓮。曾許字僕。今女坏舊約。虎負前盟。卿能留意。古押衙不足數矣。女踟躕曰。其家尙有餘人否。曰。有一婢名秋。霞蓮之倩榴也。女曰。事固易。易須得君書。彼方見信。生解佩與之。曰。此蓮之舊物。示之當喻。女卽辭生。至禾將至張寶。見鼓樂喧闐。擁一綵輿出門而去。女知有變。急入內堂。一婢掩泣屏後。見女問爲誰。女知是秋。

霞遽問曰。如今虎何在。曰在寢。乃抵聲謂曰。余董蕙娘也。爲周郎接取蓮娘來者。問何據。出佩示之。秋頓足曰。蓮姊爲虎所逼。已賣入副鎮府矣。曰願否。曰求死不得耳。語未竟。忽聞舍後履聲橐橐。秋霞曰。虎至矣。女卽望空一躍。飛身牆外。虎昂首而出。未之覺也。秋霞正驚惶。女復躍入。謂曰。計有所出矣。曰何如。曰蓮娘臨行。有何遺物否。曰妝台無恙。悉取可也。曰一二足矣。乃與秋霞偕入臥室。蓮鈞觸處。鈿響鏗然。一金步搖也。秋霞曰。此鎮府聘物。想催妝時。衆女催拽。蓮姊誤墮於此。女喜曰。此天賜周郎也。得此已可直入鎮府。餘無用矣。女卽至鎮府。閤者呵之。答曰。虎使送步搖者。見鎮呈步搖。鎮喜留待蓮娘。女乘間示蓮以佩。蓮益悲咽不已。乃密語之。故蓮問何時。日非午夜不可。然不醉鎮。恐不能脫。須善勸之。遂具酒以俟。至夜半客散。鎮扶醉而入。蓮酌巨觥以奉。女彈琵琶侑之。鎮大醉而寢。女曰。此其時矣。卽負蓮飛越重垣。駕舟而遁。比至武林。生已出嶽。女戲謂曰。連城白璧。反自相如。然妾已懷鍾建。負我三嫌。奈何。生深謝之。女曰。君姑弗謝。妾負擔未弛。且有後命。生問故。曰君自當知。生卽旅館中。諧花燭。花香蝶鬢。春暖蜂迹。喜可知也。蓮謂生曰。妾旣幸脫魚鉤。秋霞未離虎穴。致之聚首。君惠良多。生難

之。蓮泣曰。秋霞與妾甘苦共嘗。且刻下未必不以妾故被累。倘伯仁實由我死。妾不忍獨侍巾櫛矣。生商以女。女曰。妾固云尙有後命也。然此事宜遲。疾恐生變。生問期。曰。妾先往探桃源。若後載美過范蠡禹可也。先是鎮娶蓮時。以厚資給虎。及蓮亡去。鎮醜其事。不爲根究。惟拘虎追其值。虎固博徒。已耗其半。無可償。乃請築一壘於演武場。招人角鬪。懸百金爲注。勝者酬之。不勝者償半。鎮知虎勇。許之。女至。聞稱虎勇者。不絕於道。潛至虎家。謂秋霞曰。蓮娘已諧夙願。卿將若何。曰。蓮若負心有死耳。曰。此來正爲卿地。恐爲虎覺。須秘之。秋霞告以設壘事。女曰。若是吾宵爲曹沫。不作崑崙奴矣。遂辭秋霞去。虎召召卿。卿宜卽往。復至舟中。適生已至。以秋霞語告蓮。蓮問秋霞何在。女曰。若奪虎壘。秋霞當自至。生日能擊之否。曰。姑試之。乃與生共至演武場。觀者萬人。虎據壘呼曰。某奉鎮府命。設壘於此。願角者登。生促女擊之。女曰。未可。其氣方盛。未幾。虎又呼如前。一偉丈夫應聲而出。有識者曰。此雪中鄧雄也。曾徒手搏虎。非此不足敵。鄧至壘前。一躍而上。虎佯退。鄧乘虛直入。至壘盡。虎驀然蹲地。橫鬚一掃。鄧卽仰顛壘下。虎又呼如前。一人自壘後躍上。突將虎腰一掀。虎略閃。其人倒撞下壘。衆譁曰。此待衛尙非所

墟。虎固角而翼者。女謂生曰可矣。君先與蓮娘歸。妾當後至。遂行至壘前。問虎曰。苟勝。汝何所獲。虎曰。懸賞固在汝。不知耶。女曰。不願得金。願得秋霞爲注。虎笑曰。秋霞猶金也。卽使人呼秋霞。秋霞果卽至。是時地形漸窄。觀者愈多。女卽飛身躍上。直撲虎胸。被虎向脅間盡力一推。女乘勢騰躍。如飢鷹脫鞵。直入雲端。虎舉首仰視。噉日晶瑩。雙睛眈眈。略一歇眼。女疾飛下。蓮鈎一舉。直中虎額。而仆。女卽扶秋霞下船。解纜而去。未數里。已及生舟。謂生曰。如天之福。幸不辱命。妾之報君畢矣。請從此辭。生邀至家。女固不可曰。君果念妾。七日內至妾家。尙及相見也。語畢。雙槳如飛。瞬息已杳。生歸數日。擬至灑水一行。會蓮病逾期而往。覺門戶蕭條。一老嫗啓扉而出。生問蕙娘。泣曰。蕙女歸家後。兩脅腫脹。據言爲一力士所傷。已於數日前嘔血死矣。生大慟。乃厚恤其家。葬於灑水之上。立碣表曰。秀水俠女董蕙娘之墓。

宵爲曹沫。不作崑崙奴。一語使天下微倖成事者。一齊愧殺。

宜興幕客

陸長春 辨 香

宜興縣署幕客韓某。湖北天門縣人。所居之室。一榻一几。箱籠外更無長物。而其戶常

鍵閉。防守極嚴。幕中人疑其有異。欲窺之而未得也。丞某時來署中。諸幕友俱與相習。乃令置酒召諸友飲。並招韓。韓不肯往。丞強拉之去。刑席錢某。託疾不赴。私以鑰啓韓室。搜檢箱籠。了無他異。帳頂懸一黃布小包。有朱書符錄。封識甚密。發視則檀木匣中。貯兩鐵丸。如龍眼大。光潤可鑿。仍包裹置原處。闔扉而出。方錢之啓匣也。韓於丞座。忽變色而起。曰。素託同袍。何以相害。衆怪其言之不倫。方欲致詰。而韓已拂衣回署。諸幕友俱從之歸。韓入已室。取視包裹。曰。劍光已洩。禍不遠矣。輪指占課。謂錢曰。爾偷視吾劍。劍氣不可遏。今夜三鼓有飛劍斬汝首。禍由自作。勿悔。錢大驚。伏地流涕。求救於韓。曰。諸君誤我。匣中不知是劍。孟浪開視。致貽殺身之禍。君神人也。幸極。我諸幕友亦代爲乞命。韓曰。我鍊此劍已十年。能發而不解。生人犯之必身首異處。所以深自閉匿者。恐諸君不知利害。輕觸神物。今事急矣。姑以術厭之。或可免耳。乃令錢薙髮剪爪。書朱符於其背。曰。聞良方疾馳三十里而後止。以髮爪貯囊。縛置署庭大樹間。是夕衆客皆不寐。心惴惴以覘其異。至夜半。見有白光如兩匹練。從韓室飛出。於諸幕友室中盤旋數次。忽飛繞庭樹。縛革囊處。三匝而滅。樹大十圍。如截鋸。視匣中鐵丸已烏有矣。韓

頓足曰。錢雖獲免。而吾十年之功。墮於一旦。不大可恨耶。次早命僮發樹根土得雙劍。韓搆之辭幕而去。不知所之。

張某

陳雲仲卿

冥人張某。家饒於財。幼得癱瘓疾。兩足不能起立。惟以手據地而行。其鄉惡少數輩。遇其出入。常狎侮之。某憤極。思所以報。乃往投少林寺僧。願執弟子禮。僧曰。是廢疾者。奚學武爲。固請不已。僧乃援以鐵椎。重十觔。使合兩足。運力遙擲。習以爲常。旬月後。則益以二十觔。期年後。益至三百觔。弄椎如彈丸。遠近疾徐。無不如意。僧曰。技盡此美。某遂辭歸。偶過市廛。惡少輩以其自少林來也。咸椰榆之。乃於衆人中。以兩足夾一人。擲之百步外。衆譁擊之。甫近身。卽爲所擲。人無有能近之者。於是惡少相戒。莫敢犯云。

髯俠

賀貽孫子翼

髯俠者。武昌舟子。不告人鄉里姓名。髯長尺許。分五髭甚美。人呼爲美髯公。目光如炬。獨操一舟。往來吳越間。楚黃陳大巖者。有文名。訪友金陵。賃得髯舟。見髯貌怪之。旣登舟。鼓棹如飛。暮宿見水牛十餘頭。浴於江妨泊處。髯以左右手各持一牛蹄。擲岸上。

如披鼠鬣。數擲而盡。其行止隨地不擇地而泊。每至孤洲荒嶼。急灘迅流。連而止。大巖患之。髯曰。吾舟所至。海倭所不敢犯。陽侯所不能怒也。君何怯焉。忽大巖見舟尾幔內。有二人。女郎嫵雅。似士族子。益怪之。而未敢言。一日曉起。遙望風吹酒帘。有惠泉字。顧謂髯而能爲我市酒乎。髯曰。諾。卽索百錢去。大巖起。招女郎問曰。汝誰家子。胡從髯遊。髯何人耶。試私語我。我能脫汝。女泣然曰。妾杭人。從父宦於粵西。官歸舟次湘潭。盜夜劫舟。殺妾父母。一家十人。投於江。欲掠妾去。俄頃。髯從他舟至。揮刀殺盜十餘人。無有脫者。妾叩頭請死。髯曰。吾非盜。乃爲汝殺盜者。今汝父母讎已報。吾將訪汝兄弟而歸焉。脫無所歸。當爲汝擇佳壻。吾義不污汝。勿怖也。遂令妾入彼舟。髯獨宿蓬上。風雨雷霆。無所畏避。所往來四五人。相與入蛟宮。探虎穴。得虎蛟肉爲脯。佐酒。四五人切切私語。不知所語云何。但見笑笑無端。或登山而觀天象。歸舟不樂。取酒大醉。醉復大哭。不知爲何如人也。語畢。髯持酒脯至。大巖迎拜曰。我有目不識異人。遂相與共飲。飲酣。髯曰。萍水相逢。一言爲驗。可乎。君雖有文。無科甲相。無子以兄子爲嗣。亦無祿也。大巖拜祈曰。貴賤命也。得一子承祧。窮約所甘心焉。髯曰。無能爲也。忽蹶然起曰。君有子矣。吾

舟處女有福相。知君喪偶。可配爲繼室。此如當生五男。以君孤。止得一男。今日良吉。吾爲君成之。卽呼女郎更衣取酒。合卺成禮。悉以前盜所刦千金裝歸焉。大巖旣婚。思歸。髻一人自挽舟送至九江。辭曰。天下將大亂。君其入山自愛。吾亦從此逝矣。大巖夫婦牽袂苦邀留之。髻不絕袂覆舟而去。不知所之。其後大巖所嗣兒子果夭。所娶舟中女果產五男。前四子殤。惟季子存。

雲娘

鈕秀玉樵

密雲汪參將廣陵人也。有僕王忠。常往來酒肆李家。久之相善。李以女雲娘歸焉。年十八矣。汪解任將還維揚。呼忠謀備輿。且並所以載雲者。雲曰。主人之行李甚壯。取道而北。征途不靖。請效軍人裝。執弓矢。戒不虞。可乎。汪聞而異之。召雲娘至。授以五石弓。折之如斷梗。凡數易弓。悉不稱意。顧謂忠曰。須取我家弓來。遂腰箠插矢。乘駿馬以從。時羣盜充塞道路。行至一荒原。遙見十餘騎擁塵突至。飛矢拂雲袖。雲揮袖矢落。又一矢到雲。隨以手乘之。卽殼而發。騎駭反奔中項仆地。又於箠中出一矢斃一騎。餘皆散遁。由是參將抵家。無寸箠之失。雲貌殊豔。參將子一見心動。欲押之。雲曰。妾下走陋質。不

意爲公子憐。然有忠在。何忍及此。無若遣忠而納以禮。我乃從。公子喜過望。遂厚給忠。雲指示令去。公子治吉席。將爲小星催妝。雲忽戎服掣所佩刀。出立堂上。責公子曰。爾家忝建高牙。不能出奇報國。偶遇萑苻。皇然膽慄。妾以一婦人。奮衛長途。迄於安吉。所以報公子者。至矣。乃恣行不義。玷我真素耶。遽以刀擬公子。且前且卻。曰有追我者。卽斷其頭。如河北盜矣。公子驚悚喪魄。雲娘行至門外。已有碧衫奴控馬以待。遂馳去不復返。

鐵布衫法

蒲松齡留仙

沙回子。得鐵布衫大法。易筋經大力方有鐵布衫。金鐘扣諸名。駢其指力。砌之可斷。牛項橫溯之。可洞牛腹。曾在仇公子彭三家懸木於空。遣兩健僕極力撈去。猛反之。沙裸腹受木碎。然一聲木去遠矣。又出其勢。以木椎力擊之。無少損。但畏刀耳。

蜀僧大岳傳

李斗艾塘

雍正間。蜀僧大岳。膂力過人。年四十。鯨其身。自頂至腹。爲一串肉。菩提子。自置鐵香爐一。鐵燭臺二。重百數十觔。一肩擔之。遇里闢不平。輒挺身解圍。四方勇士。投贈金帛。無

算大將軍岳鍾琪。深賞之。大岳欲往江南。將軍給札十通。所過舟車行賧迎送不絕。大岳素不識字。故供奉倉頡聖像。及去蜀。迎像於舟。鐵香爐燭台亦載之行。居天台山十年。移揚州天甯寺。愛天心墩釋經台。遂卽其址爲倉聖殿。四面卽吳園荒亭。花樹整而新之。復華嚴堂。建山門於姜家墩路西。門內層折石級上二山門。額曰樂善庵。會將軍以金川事過揚州。訪之於庵。贈聯句云。有月卽登臺。無論春秋冬夏。是風皆入座。不分南北東西。岳自來庵。漸當技勇亦疏。里中有武生三人。一曰魏五。善射通馬語。狼山總戎闖兵過揚州營時。營馬齊鳴。魏謂人曰。三月後總戎當死。已而果然。一日張飲源。善雙刀。一曰薛三。能挽五十石弓。人稱之爲魏馬張刀薛硬弓。平時與岳談。藝不及而受其睚眦。由是怨之。逡巡二十年。一日薛至庵中。擊鐵爐擲之。岳接以手。薛遂嘔血死。數日後張來。又與之鬪。不能勝。魏五日。是非陰謀不能得也。岳多癬疥。日必入混堂浴。魏俟其入。乘其不備。踣而歐之。岳膝斷而勇漸退。後死於庵中。

查三

張庚浦山

查三。海甯州人也。食客於淮商。理鹽務。自漢旋淮。舟子私附一生於復。查聽吟詩云。千

里長江一日程。順流直下。布帆輕。偶然驚起沙鷗翼。采石磯頭破浪迎。視之乃嫣然一少年也。邀入中艙。問係揚州詩禮之後。家貧業儒。尋父過漢。貌固俊秀。談亦風雅。查曰。此文人也。何可褻居於後。令舟人移其枕衾居於正艙。生曰。吾惟一衣囊而已。查乃分衾與睡。同席而食。行三日。生曰。先生有銀三萬。聊爲惠假。某月日加倍奉還。查曰。子何以知我有銀也。生曰。起行時已知之矣。查曰。此餉課也。難以應命。生默焉。不復提及。查夜醒。晝寐。刻刻防之。至采石磯。生攜衣囊道謝作別。查命停舟。而生已縱身上岸矣。查至揚州起。銀篋皆空。查心驚惶。然銀已失。人已遠。只可向主直告以情。愆限以某月日。如果還來。是吾之幸矣。倘或不來。監守者難辭其責。惟有籌補而已。至期生果至。謂查曰。吾惟信以行世義以待人。前借銀如數奉上。卽在懷中一一取出。權之果加倍原銀。查大喜過望。設筵款之。酒半生起曰。心事已了。請從此辭。欬然而逝。

甘鳳池小傳

黃之紀 星巖

江寧甘鳳池。少以勇聞。康熙中。客某王府。力士張大義者。慕甘名。自濟南來。見王飲酒。酣。請與甘較藝。甘辭。王固命之。大義起。甘亦起。大義方欲擊甘。視之如丈二神人。懼而

止謂甘曰。始見子渺小丈夫耳。繼乃大若是耶。不與子較。請易以輕。甘曰。諾。大義身長八尺餘。脛力强大。以鐵裏拇趾。蠶躍蛟騰。若風雨之驟之。左右皆爲甘危。甘却立倚柱。俟其來。承以手。張大呼仆地。血流滿鞵。解視拇趾盡嵌鐵中矣。卽墨馬工麟長驅大腹。雖良馬騎行二十里必易。收以帛約身。則頓小綠牆升木。捷於飛猿。客揚州巨賈某家。甘後至居其上。馬不平與角技。終日無勝負。甘退曰。此動敵非張大義比。旣而思曰。得間矣。然不忍衆辱之。當令會意。明日又角。數蹈其瑕。玉麟怒。直前欲擒甘。甘駢指以却玉麟仆地。衆大笑。玉麟慚而遁。甘嘗語人曰。吾力不逾衆人。所以能勝人者。善借其力以制之耳。又曰。我所能者。玉麟皆能。故不可勝。然被用工深而未熟。故卒勝之。又善導引之術。同里譚氏家巨富。少子年十九。痼瘵。醫藥不效。甘爲卜靜室。窒牖戶。夜與合背而坐。凡四十九日。病痊。譚德之以千金報。甘手能破堅。握金石輒碎。或立臥。軒息如雷。十數人推挽。莫能動。性和易。雖婦孺皆與狎見者。不知其爲賁育也。年八十餘。以壽終於家。

紀甘鳳池軼事

孫兆澁子香

吳下拳勇。首推甘鳳池。游遍天下。未遇敵手。或曰。尙第七手也。第一手乃一僧。日食人腦三枚。第二手係呂晚村之女。年十六七。而身輕如燕。江甯門戶不啓。藩庫忽失銀二百萬。將軍等大驚。冥搜無蹤。或告曰。必呂女盜也。訪之果然。不得已。輒語求還。女曰。諾於某日。扁庫我當送來。遂於是日。重兵守庫。覘其何以運至。忽若有鳥飛入。人不之覺。旣而杳然。開庫視之。銀堆積如故。不知何術至此。第三手曰。白太觀。藝不及人。而能騰蹕空中。高至十丈。九人因和尙兇淫已極。一方受其塗毒。官不能制。欲除其害。約日共往。和尙亦不懼。持大鐵杖。重三四百觔。而運動如飛。衆悉力接戰。鬪酣之際。不防白太觀從空飛下。以刀直劈其首。自頂至項。已分兩半。猶苦鬪半時。呂女以鎗戳其心。始創真奇男也。甘鳳池晚年曾寓太倉張氏。時梅花盛開。衆酌酒讌賞。並未獻技。甘曰。諸君皆文士。奚用武無爲。已作落梅之戲。何如使人暗誌。花朵索棉花一團。摘少許圓如鈕。大立百步外擲之。梅花墜無少差者。棉花至輕之物。而用如彈丸亦奇矣。又嘗游濟甯。有李公子者。其地之豪族。且係高手。知甘至。盛筵招飲。初見面。彼此一揖。甘一折腰。時李雖揖還。而借其低首以一足。由其頭上閃過。試其知否。甘如不覺。周旋而退。李謂此

公徒負虛名耳。方自詔間。甘遣人送一紙裹至。開視寸許。大青白稠兩小塊。不知何意。再四思索。忽悟。己所穿夾襪。是此顏色。急視之。襪中對穿一洞。蓋舉足之際。甘已手撮其襪矣。李固迅疾而甘更神速。李遂苦留而請受業焉。

普濤

韓承烈樂圖

王蘭皋藉錄江宵少遊山左。俱謝遷亂避居長山之醴泉寺。與王阮亭西樵昆仲相友善。時阮亭未羽冠。詩才已清妙。蘭皋歎異之。寺有異僧曰普濤。自黃山文殊院來。茹葷酒。性伉爽。蔑視大衆於阮亭獨敬禮有加。一日普濤與蘭皋攜酒登長白峯。鯨飲。仰見羣雀翔飛。舉手相彈。數雀墮地。蘭皋問何神術。亦不答。醉坐磐石。倚大樹。方仰天發嘯。忽神色變易。糾袖向空。見白光起如匹練。遂騰身躍地。風冷然。觸人作噤。已不知所在。蘭皋駭甚。急返寺寢。夜半普擁扉入。手革囊滴血。涿涿懼而欲匿走。普濤啞然曰。子勿畏。我去救一方塗炭耳。指囊曰。此中已貯巨寇首。給子盃一觀。出懷中小匣。取黑丸一投。囊洞然。洩水斗餘。蹶然縮。越日。果有人來言。山賊犯淄川。將肆屠殺。若有神兵鼓風而至。賊首皆斷。餘衆分竄。又得官兵追殲。新成等處已圍解矣。始信其有神術。密

叩之。答余卽世所傳劍俠也。今值太平身當隱。與君有緣。故爾周旋。幸勿語阮亭。渠貴人。且爲聖朝詩學正宗。不願使形之歌詠。致留後人口實。然子亦當貴。我有秘字留贈。不有急難。勿輕啓出。紙裏封甚緊。蘭皋受而藏之。尋別去後。蘭皋任兩浙鹽政。聞耿逆開藩檄取鹽課助軍。時浙中被故明潞王之亂。庫儲不繼。遲未應命。耿怒。劾逮來閩。將加不利。正惶懼間。憶及異僧所授秘字。夜露禱於空。發其封。乃黃紙符二。旁書焚嚙之。乃焚一。吞其灰。頓覺體足輕舉。似有人捉之空中。有風御之。行直達逆藩寢室。抽壁上劍。舞帳前。逆藩偕其妾裸跪牀下。戰慄惕息。蘭皋削其鬚寸許。擲劍而去。仍飛行至寓。案上燈燐燐疑爲夢境。翌日耿傳帖令王旋任。卽乞休移家紹興。尙存一符。亦無所用之。

王征南

俞越蔭甫

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至於搏人。人亦得以來之。有所謂內家者。以靜制動。犯者應手卽仆。故別少林爲外家。蓋於宋之張三丰。三丰爲武當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進。夜夢元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單下殺賊百餘。三丰之術。百年以後。流傳於陝西王宗爲最。

著温州陳州同從王宗受之。以此教其鄉人。由是流傳於温州嘉靖間。張松溪之徒三四人。而四明葉繼美近泉爲之魁。由是流傳於四明。四明得近泉之傳者。爲吳崑山周雲泉單思南陳貞石孫繼槎。皆有授受。崑山傳李天目。徐岱岳傳余波仲吳七郎陳茂宏。雲泉傳盧紹岐。貞石傳董扶輿夏枝溪。繼槎傳柴元明姚石門僧耳。僧尾而思南之傳。則爲王征南。思南從征關外歸老於家。以其術教授。然精微所在。則亦深自秘惜。掩關而理學子。皆不得見。征南從樓上穴板窺之。得梗概。思南子不肖。思南自傷身後。莫之經紀。征南聞之。以銀卮數事。奉爲美價。之資。思男感其意。始盡以不傳者傳之。征南爲人。機警得傳之後。絕不露圭角。非遇甚困。則不發。嘗夜出偵事。爲守兵所獲。反接廊柱數十人。盡飲守之。征南拾碎磁。儻割其縛。探懷中銀。望空而擲。數十人方爭攫。征南遂逸。出數十人追之。皆踣地。匍匐不能行。數里迷道。日間守望者。又以爲賊也。聚衆圍之。征南所向。無不受傷者。嘗歲暮。獨行遇營兵。拔刀擬之。征南手格之。而營兵自擲仆地。鏗然刃墮。如是者數人。最後取其刀。投之井中。營兵索綆。出刀而征南之去遠矣。凡搏人。皆以其穴死。穴暈穴啞穴。一切如銅人圓法。有惡少侮之者。爲征南所擊。其人

數日不溺踵門謝過始得如故牧童竊學其法以擊伴侶立死征南視之曰此暈穴也
不久當蘇已而果然征南任俠嘗爲人報仇然激於不平而後爲之有與征南故久者
致金以仇其弟征南毅然絕之曰此以禽獸待我也征南名來咸姓王氏征南其字也
自奉化來鄞祖宗周父宰元母陳氏世居城東之車橋至征南而徒嚮少時隸廬海道
若騰海道較藝給量征南嘗兼數人直指行部征南七矢破的補臨山把總錢忠介公
建閫以中軍統營事屢之戰功授都督僉事副總兵官事敗猶與華兵部句致島人藥
書往復兵部受禍讎首未懸征南終身菜食以明此志識者哀之征南罷事家居慕其
才藝者以爲貧必易致營將皆通殷勤而征南漠然不動鋤也擔糞若不知已之所長
有易於求食者也一日過其故人故人與營將同居方延松江教師講習武藝教師偕
坐彈三弦視征南麻巾蘊袍若無有故人爲言征南善拳法教師斜視之曰若亦能此
乎征南謝不敏教師軒衣張眉曰亦可小試之乎征南固謝不敏教師以其畏已也強
之愈力征南不得已而應教師被跌請復之再跌而流血被面教師乃下拜贊以二練
征南未嘗讀書然與士大夫談論則蘊藉可喜了不見其爲麗人也予嘗與之入天潼

僧山燄有薺刀四五人不能掣其稍。近征南則蹶然負痛。征南曰：「今人以內家無可炫耀。於是以外家攙入之。此學行當衰矣。」忽忽九載。征南以哭子死。

保住

曾國藩 滌生

國初。吳藩平西王。未叛時。嘗諭將士。有獨力能擒一虎者。優以廩。綽號打虎將。將中一人名保住。健捷如猱。邸中建高樓。梁木初架。住沿樓角而登。頃刻至巔。立脊標上。疾趨而行。凡三四返。已乃躡身躍下。直立挺然。王有愛姬善琵琶。所御琵琶以煖玉爲牙。柱抱之一室。生溫姬寶藏。非王手諭不出示人。一夕宴集。客請一觀其異。王適惰。期以翼日。時住在側。曰：「不奉王命。臣能取之。」王使人馳告府中。內外戒備。然後遣之。住踰十數重垣。始達姬院。見燈輝室中。而門扃。不得入。廊下有鸚鵡宿架上。住乃作貓子叫。既而學鸚鵡鳴。疾呼貌來。擺撲之聲且急。聞姬云：「綠奴可急視。鸚鵡被撥殺矣。」住隱身暗處。俄一女子挑燈。出身甫離門。住已塞入。見姬抱琵琶在几上。經攜趨出。姬愕呼寇至。防者盡起。見住抱琵琶在逐之。不故攢矢如雨。住躍登樹上。牆下故有大槐三十餘章。住穿行樹杪。如鳥移枝樹。盡登屋。盡登樓。飛奔殿角。不啻翹翎。瞥然間。不知所在。客方

飲住抱琵琶飛落筵前門。扇如故雞犬無聲。

羅臺山

王昶 德甫

羅台山。名有高。江西寧都州瑞金縣人。中乾隆三十年舉人。不汲汲仕進。抗志讀書。以博雅名。海內與長洲彭尺木相友善。有尊聞居士集行世。台山少拳勇。治兵家言。善擊劍。兼通壬遁之學。風流雋爽。殊有奇氣。好購真古器鼎彝權律之屬。充列几案。又好蓄奇石。有奇章南宮之癖。數千里外。輒獨行無僕從。嘗慕蜀中瞿塘灘瀨峩帽劍閣山水之雄險。東裝獨游。比返載石盈舟如百萬金寶。壓舟欲沉墜處。石以囊其上者。囊以縑帛坐舟中。捧運摩挲。終日不休。舟子竊視以爲財也。夜相與謀議殺客而分其資。舟子四一老翁其二爲翁子一爲傭者。二子及傭者竊竊語翁入問初皆秘之。翁詰不已。始以所謀告翁。驚曰噫。嗚呼。可二子曰。厚利也。且易而無禍。何患焉。翁不能止。歎息去時。羅已寢。忽驚覺袖而占之。知有殺機。潛起屬耳察之。審還就枕。後數日薄暮。舟泊荒江叢葦間。其價請曰。今者享神介福。願以餞餘爲客壽。客其母辭羅曰。甚善。舟子喜以酒。殺進羅。知其酒醜也。置不飲。舟子陰異然欺其獨。夜度所無避匿。亦不固強。羅自出紹。

興釀一翁傾杯大嚼公瓦幾罄僞醉據榻滅燭寢三人各秉炬持刀入刃晃晃如霜雪一人舉刀就枕上悉力斫之覺有異驗之非人蓋捲被爲之如酣臥狀相與大駭搜索聞羅在別艙呼曰予在此一人奔之忽飛一石起中簪簪傷刀落二人次至亦如之遂突起擊三人俱仆拽而疊之拾刀擬其項笑曰予能前知安得犯予予無金亦無點金術爾曹何利焉姑與爾曹戲故不洩也亦藉以殲厥敗類聊逞予志三人哀呼乞命翁亦來跪請羅麾之起曰翁無罪也毋恐翁泣曰三人者罪固不宥然老朽之嗣斬於是矣幸仁人寬假之羅從容擲刀曰爲翁故貸爾曹死亟革乃心脫復創難必血吾刃矣且孤蹤遠涉者類能自保如某猶其季手子耳遇子悉當善視毋自取戾搖尾熊不足常恃也衆唯唯於是共疑羅非人奴僕事之訖於旣不敢有二癸丑夏與李介夫太史翦燈夜話介夫述台山軼事相與壯之夫台山自有其遠者大者不以此表見然已難能矣又言台山嘗爲友人戲閉室中三日不與飲食無飢餒色殆能辟穀耶今聞其已死其人果真死耶惜予不及見之

鎖吉藁

任大椿 芝 田

江宵鎖吉翁。其先宵夏人。世奉回鶻教。不食豬肉。故父某。開香料肆於三山街。吉翁襲其業。年十七。雖受室。而喜與蕩婦游。貌故韶秀。眉目如畫。欲陰修淫具。以暢所欲。與朝元觀道士魏真友善。魏白蓮教黨也。授以鉛丸房術。少婦皆不勝。毒淫遂避不與交。日夕與妻合。妻羸疾不起。乃答秦淮伎狎久之。亦皆拒謝。因語真曰。我始慾縱好色之慾。盡人間樂事。今適以自困奈何。真曰。此何足樂。子不見美食在盤。嗜之甘者。口耳於匕箸何與焉。吉翁曰。然則身非女子。終無樂處。又烏得而嘗之。曰。是亦何難。我教中有太陰脫胎法。習者。能使男子變爲女子。豈願之乎。吉翁躍然曰。實願爲女身。以嘗至味。幸勿吝教。真曰。道得傳人何吝。第身爲女子。棄家散業。如就死亡。不能無悔。吉翁曰。人不得至樂。生如贅疣。又何悔。真曰。然則子急歸。部署家事。挈資隨我。擇僻地修養百日。道卽成矣。鎖至家。僞語親屬。將赴蜀。賃殖作生計。遂鬻宅舍。香市裏銀兩治裝。時妻久故。遂葬之。問真所往。答曰。可賃舟至鄱陽湖。又曰。既易身。當出教。食肉鎖從之。登舟後。自晨至夕。每飲茶水。則硃書黃紙。作窟窿二字形。外塗圈。若符。令焚灰吞讞。夜囑勿解袴眠。袴垢勿滌。易尋抵鄱陽湖之康郎山。舟登山有廢廟一所。掃草就寓。

極焚香向北。指有九星聯錯。動閃不常。處令跪拜四十九次。仍飲符水如常。鎖自飲符。拜星後。覺下部漠然無物遺矢。令閉目不許捫視。久之。袁真謂曰。今夕功行完成。當備。下衣更換。及拜星畢。遂真前褫袴薄觀。則居然女子。鎖赧顏不覺差縮。哀其愕然曰。從。今此物。當闖人多矣。何容顏赧。惜玉蕊初苞。不堪我毒蜂探探耳。始吉翥之離江宵。卽。不雍髮。迨閱百日。青葱豐長。作垂髻勢。低鬟巧笑。百媚橫生。是時南昌流伎。俱從淮揚。江漢掠賣而來。初至則聚於寮棚。猶遊皆廝。彼卒伍有品色出衆者。然後僦屋而居。爲。鴛母等色。養。袁真攜鎖至寮棚。易答曰。鎖兒近棚。有無賴棍徒霸據。名曰保標。實分肥。於中者。是日有某某者來酒食。責令自供。狎褻備至。閱日以易四五人。憊不能起。因語。袁真曰。我頭目昏昏。力漸不支。而實未嘗樂境。幸爲我調治之。袁真曰。汝自願爲女。以。償淫報。又何怨。汝所帶銀物宜留以謝我。今姑出白金爲貨。參苓以補氣血。鎖愀然啓。橐付如數。已而袁真囑其託月事謝客。謂我數年來。以運劍故未能圖歡。所御皆壯麗。婦。今將逞於汝。鎖有難色。習息以俟。遂市酒從飲極酣。今將所存參盡嚙之。夜中不堪。強暴。既迄事體不能動。袁真弭以紅丸。并以藥敷私處。殭眠竟夕。神始定語。鎖曰。我初。

欲暢所歡。詎料柔弱乃爾。今且貨汝門戶。中藉別去。鎖潛然淚下。作恨聲曰。被汝驅害。致墮火坑。漁色圖財。何狠毒致此。袁真不答。出未幾。與一老嫗來視耳語良久。以竹輿昇之行。迢迢曲巷。達一院落。心知是勾欄委身。以聽嫗憐其貌美。好加修飾。漸有衣冠中人往來。一日深夜。有偉男子至云。聞鎖兒美名。願訂一宵之好。出巨金令治其調笑。移時愕然曰。體貌乃爾。娉婷足翹翹者何爲也。及狎褻間。鎖歎曰。魏袁真害我。其人作駭狀起。問曰。魏袁真乃白蓮妖道。汝何認識。且何致恨於渠。鎖淚如雨下。尙未及答。其人復變色曰。汝得母爲所給。作易陰法耶。鎖於是俱述顛末。且告之悔。其人曰。此是自作之孽。宜其如此。然妖道罪干罔極。幸若遇我。可無恐。若亦知我爲何如人乎。因脫其帽。則禿然僧也。其辮則係假髮所爲。謂之曰。我故五台僧鐵山也。向操異術。偶以色身游戲人間。曾識魏袁真。不料敢爾鬼域。今當爲子剪除之。言畢闐然出。閱數日。手一囊。至入室擲地曰。業取妖道頭顱來矣。渠適在江州市。爲我飛劍斬之。誠大快事。俯視之。頸血模糊。儼然仇人首也。鎖哭拜於地曰。惡道雖除。我將奈何。乞叩垂救援。僧曰。此易事耳。出戒刀爲薙額髮。令去足纏。取男衣披之。負鎖跳牆出其行。若風。俄落一山巔。語

曰。我以大佛復行經本咒。使汝重作男身。鎖叩頭感泣。僧跌坐合掌。口喃喃作梵語。良久躍然以掌擊其背。大喝曰。汝本身何在。還不放下。鎖覺胸腹洞開。熱氣直注股際。試捫之。已垂垂有人道。恍如夢覺。僧曰。淫惡是我佛首戒。爾以色欲一念。墮入惡趣。幾至戕身。我幸得完此功果。亦可藉以懺悔也。念汝飄泊難歸。有金鍾一具相贈。籍作資木。後當歡人。勿萌淫念。我亦從此逝矣。鎖拜受返江宵。貨其鍾。粗可自給。遂作戒淫說。以勸世。閱歲躬詣五台訪鐵山和尚。云已於某月鼻垂玉柱。端坐而化。遂理其塔以歸。

武技

蒲松齡留仙

李超。字魁吾。溜之西鄙人。豪爽好施。僧一僧來拓鉢。李飽啗之。僧其感荷。乃曰。吾少林出也。有薄技。請以相授。李喜。館之。客舍豐。其給旦夕。從學三月。藝頗精。意得其。僧問。汝益乎。曰。益矣。師者所能。我已盡能之。僧笑。命李試其技。李乃解衣。唾手如猿飛。如鳥落。騰躍。移時。詡詡然驕人而立。僧又笑曰。可矣。子既盡吾能。請一角低昂。李忻然。即各交臂作勢。既而支撐格拒。李時時踏僧。僧忽一脚飛擲。李已仰跌丈餘。僧撫掌曰。子尙未盡吾能也。李以掌據地。慚沮請教。又數月。僧辭去。李由此以武名。遨遊南北。罔有其

對偶適然歷下。見一少年尼僧。弄藝於場。觀者填溢。尼告衆客曰。顛倒一身。殊大冷落。有好事者。不妨下場一撲爲戲。如是之言。衆相顧。迄無應者。李在側。不覺技癢。意氣而進。尼便笑與合掌。纔一交手。尼便呵止曰。此少林宗派也。卽問尊師何人。李初不言。固詰之。乃以僧名告。尼拱手曰。慈和尚爾師耶。若爾不必較手足。願拜下風。李請之再四。尼不可。衆慫恿之。尼乃曰。既是慈師弟子。固是個中人。無妨一戲。但相會意可耳。李諾之。然以其文弱。故易之。又少年喜勝。思欲敗之。以要一日之名。方韻頰間。尼卽遽止。李問其故。但笑不言。李以爲怯。因請再角。尼乃起。少間李騰一蹶去。尼駢五指下。削其故。李覺膝下如中刀斧。蹶仆不能起。尼笑謝曰。孟浪迂客。幸勿罪。李昇歸。月餘始愈。復僧來爲術往事。僧驚曰。汝太鹵莽。惹他何爲。幸先以我告之。不然服已斷矣。

有外山王

許奉恩 旭 悻

明成祖文皇帝。既有天下。惡靖難諸忠戮。及十族。薄海疑懼。盜賊蠡起。帝竊患之。嘗密遣爪牙士偵察四方。又手詔疆臣。隨時勦撫。兼並許便宜行事。其英謀睿斷。多史策所未載。兒時聞父老言。帝初定鼎燕京。山東巡撫某公入覲。陛辭。帝賜以畫一軸。某公旋

任。展視之。見所畫大海汪洋。重巒疊嶂。中有樓閣。似是宮殿。並無題詠款識。公朝夕思索畫意。忽然有悟。麾下遊擊短小精悍。索極機警。公召至屏去左右。出另紙做畫一偵。授之曰。此中有綠林之豪。訪之最確。汝其爲我生致之。宜秘宜速。功成不吝厚賞。否則勿歸也。公命素嚴。某不敢辭。貿貿然袖畫歸。泣別妻子。至登萊子身浮海。聽其所之。值颶風飄舟至一山下。舍舟裹餼上山欲窮其境。見前山樹木陰翳中隱隱有樓閣。形勢與畫略肖。疾行十餘里。至其所見宮殿一所。巍然類王者居。門外白石鋪地。潔白無穢塵。壯夫百數十人超距擊刺。氣象雄偉。見某叱問何來。內一人曰。母多言。第拘去。請夫人處分。遂以素反接其手。驅入四重門內。繫諸檐梧。某惴惴不知所爲。自分生死。異域卽亦不畏。俄聞呵殿聲傳言。夫人升殿。命將其帶進問話。又入一重門。見大殿左右武夫數十人。皆躬環甲冑佩刀劍。屏息侍立。上坐一女子。年二十以外。珠冠繡袍。顏色校豔。叱問何物奸究。敢妃秘境。汝有幾首不畏死耶。邦族某謂晉產。女子喜曰。我亦晉產。與汝有桑梓之誼。合是天意。命左右釋其縛。並令更衣授食。在此小住。俟主人翁來。簪送汝歸。某頓首謝。左右導至客館。供給精美。惟見諸人行蹤詭秘。無從詰其端緒。時

切憂疑。吉凶不能自決。一聽漏二下。將就枕。忽兩婢秉燭叩門。傳夫人命。召某入內室。見夫人頰蹙危坐。某屈膝欲拜。夫人止之。並賜隅坐。夫人問曰。汝知此爲何地。此間主人翁爲何人耶。某對曰。不知。夫人曰。主人某甲。固盜之魁也。此山各有外山。人民多穴居。房舍甚少。物產豐饒。家給戶足。向無繞屬。主人翁近以威脅之令。歲供賦稅。此山縱橫四萬餘里。主人宮室凡三十二處。每處或歲一二至。間或歲一至。主人初號有外山主。近號山王。其人孔武有力。日可行二千餘里。明能察遠。身不在此。此間事纖末俱知。卽君此來。當已備悉。因問某究爲何事而來。質言勿隱。某窺夫人意不惡。遂以直告。夫人歎曰。我家大同城內。父富有鉅萬。以春日郊遊。被主人飛劍至此。今年二十有七。已閱十一寒暑矣。他日君歸。能爲寄語父母。感且沒齒。某起立曰。倘托夫人福庇。萬一生還。敢不如命。夫人曰。主人去此年餘。嚙計且晚。且至。汝見時須道其實。主尙質稍涉虛言。察及隱情。則蓋粉矣。切記勿忘。囑畢。仍命前婢送某歸寢。亡何西南風大作。聞衆譁言大王行且至矣。蓋某甲製鐵甲一領。能避五兵。上綴鐵鈴一百八顆。名曰鐵鈴甲。每披甲順風。凌行五十里。卽聞其聲。使人預知。有備鈴顆重一十二兩。摘鈴以擊。百步。

外無一失者。亦絕技也。時天色微曠。新月東上。某伏暗陬窺之。見銷氈帳幔。燦列燈燭。夫人華妝。率衆環跪門外。但聞空際鈴聲。琅珰自遠漸近。約二刻許。一莽男子自空而下。紫面虬髯。龜目鳥喙。脫去鐵甲。內著繡襖。襠足穿吉莫靴。仗劍昂然。視衆略一點首。夫人率衆環拜。灌呼簇擁入門。殿上鼓樂僮儻。肆筵設席。某甲上坐。夫人跪進三爵。起坐右側侍飲。少選。庖人進蒸豚。甲拔佩劍。齧切大嚼。徐問別後事。夫人唯唯以對。又問有遠人來否。夫人謂某月日有某至此。甲笑謂我固早料及之。卽命某來問話。某至。長揖不跪。甲問汝居何官。某憶夫人所囑。直答曰。忝官遊擊。殊不稱職。又問汝來何爲也。曰。巡撫某公。慕大王威名。欲一望見顏色。故使末將爲致殷情。甲冷笑曰。此燕潘之命。某公焉足知我。某曰。末將實奉某公令。不知其他。甲曰。汝瞻亦非小弱。居然不遠而至。豈謂我劍不利耶。對曰。某公將令素嚴。君所知也。違令死。奉令而遠犯虎威。亦死。等死也。違令其死速。奉令而乞憐於大王。倘憐末將之死。肯賜一行。以大王神威。某公方將結納之。不暇。豈敢有他圖哉。果爾。則大王不過一舉趾。而末將卽可因之不死。他日餘生再出自大王之賜矣。惟大王憐之。甲沉思久之。曰。汝且退。容細思之。某謝而出。甲亦

罷席。越數月。某見甲曾不述及前事。亦不敢促迫。姑耐候之。一日忽聞甲大謙賓客。爲某祖餞。某竊自幸。頃之使者來召。喜從之。見甲冠服立階。某至笑執其手。迎入大殿。殿中凡設數十席。所謂三十二夫人。及部下某士武夫。濟濟畢集。甲一一指道姓名。某俱與爲禮。中一席某坐客位。甲坐主位。餘席按班環坐。甲飛三巨觥。謂某曰。今日爲君租餞。須引滿勿辭。某稱謝立飲。亦飛三巨觥相酬。甲飲訖。乃掀髯謂衆曰。我忝據此山十餘年。本期與爾曹共圖大事。今燕藩部署纍定。已洞悉我底蘊。我復何望。茲某巡撫使某來。通殷情。是必燕藩之所指授。已許同某一行。我其不歸矣。夫人及衆聞之。皆掩面而泣。僉曰。大王何出此言。以大王神威。卽永據此山。亦可優游自適。何必以千舍之軀。遠涉險阻也。甲曰。我意已決。業許之矣。爾曹毋得多言。惟與爾約。此去如某巡撫執禮甚恭。則已不然。我匝月必歸。再作別計。或未知鹿死誰手。倘匝月不歸。諸夫人等俱聽自便。所有子女玉帛。爾曹可瓜分之。或入海或入山。各自爲計。慎勿繫念。瞻顧徒自取苦也。衆嘿嘿相視。不發一言。飲不盡歡而散。越日甲召某登舟。戒衆勿送。比玉舟中。則大同夫人在焉。甲指謂某曰。是與君同鄉。煩爲寄語其父母。好爲安置。渠所攜金玉。

珠寶。一生吃著不盡矣。某問甲共有幾子。甲謂諸夫人類生而不育。今有娠者尙八人。然我躬不閱。違恤我後。居亦何必多問也。某深歎其豁達。於是沿途共覽山川形勢。甲喟然歎曰。我初據此山。聞燕藩抗命。屢欲與一旅之師。前往問罪。旣思故主出亡。神器有主。一家之物。仍歸一家。天命有歸。豈人力所能爭哉。及將至登萊。乃謂某曰。計日達岸。煩君先馳報巡撫某公。須從我三事。可則行。否則止。某請其說。則曰。一我登岸後。某公須率所屬文武郊迎於五十里外。一我此去。卽於巡撫署樓上。進署時。我乘輿。某公騎馬作先導。洞開重門。由中道直入宅門。一飲食務須豐腆。每日須擇好梨園演劇。侑觴。所需犒賞。不得少吝。祇此三事。可則行。否則止。某曰諾。達岸卽先馳報尋復命。某公聞大王至。喜。所約三事。無不惟命是聽。進署後。某公執禮甚恭。曲盡綢繆。甫匝月。忽謂某公曰。聞諸公子甚佳。願請一見。公卽令六子出拜。一一相之曰。某清貴。某民社。某部曹。某卿。二惟四公子頭角崢嶸。勛業在公之上。指所佩劍曰。此出自吳大帝墓中。當日六劍之一。所謂流星者是也。當以相贈。公爲稱謝。甲笑謂四公子曰。今夜與老夫抵足。何如。公笑曰。童子何知。合當遣侍長者。是夕果使同寢。平明。甲起喚四公子曰。與我

謝而翁吾事畢矣。拔所佩劍曰：請以相贈。遂自刎而死。撒手以劍授公子。頭雖斷而身僵立不仆。四公子大駭。趨以告公。公喜以禮殮殮之。其實入告帝大喜。爵某公以國公。某遊擊超擢總戎。並予伯爵。大同夫人以父母命歸某遊擊。封夫人。後四公子由詞館出入將相。以征虜功封爵國公。餘公子所官亦如甲言。

徐彪山

韓承烈 樂圃

周莊徐氏。託族衆甚。有號彪山者。少以膂力聞。遂習易筋經法。並拳勇刀矛諸技。城中元妙觀。賣果之方。阿七小蜜蜂等。與西園遊僧某方結衆樹黨。鬪不相下。彪山往來兩家。皆莫與敵。各欲招入夥。彪山不應。遂互相猜忌。欲致之死。彪山潛知之。歸周莊不復出。會北濠。蔣氏宴客舟次。虎邱有伎女行觴。無賴輩糾衆闖舟。譁鬧。蔣氏呼叱。致被歐辱。並褫伎女衣褲。蔣告諸官。查係方阿七等黨所爲。縣飭簽拘。差懼阿七勢橫。僅拘無賴數人。其黨唆無賴攀扯彪山名。宦果簽票至周莊。彪山憤譁。謂久不進城。何憑空誣陷。差役中有阿七黨。遽碎其票。誣彪山拒捕。歐差。彪山語家人曰：事極周折。不自首爲禍倍烈。卽諸縣力辯。縣果怒甚。卽令荷校虎邱。西園僧疑彪山入阿七黨。夥伺其被

枷夜突出以巨槌奮擊。彪山奪槌反擊。僧破額而逃。徐氏族衆及戚友。連名控府。代彪山聲冤。縣亦悟爲無賴所愚。立即釋放。彪山卽作稟投縣云。城中方阿七。渾名大太歲。與其黨三十餘人。有赤練蛇。幔天帳。小蜜蜂等名。奸盜邪淫。橫害鄉里。又西園遊僧某。悍勇絕倫。其所交識。皆係游手無藉之徒。出沒聚散。更形詭秘。且橫塘輪姦婦女。及滄墅白晝搶劫。案兇未獲。安知非其醜類。某雖習有拳勇。頗知法度。所以潛避村莊。不敢與結納。然二惡不除。不特某性命莫保。城訪居戶。亦不能安枕。自今以往。捕捉之事。敢請身任云云。官聞詞駭咤。召彪山面爲獎慰。注名壯捕。令按名拘拏。西園僧聞信潛逃。方阿七等。俱擒送至縣。杖斃焉。官名之曰徐彪山。已獲太湖巨盜。謝鳳案。江甯制府檄召爲標兵。後以功擢守備。

尼俠

王士禎 阮亭

順治初。某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吏函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里許。有尼庵。凡有行囊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居。時門外有男子著紅縉頭。狀貌獐惡。至尼庵入門。有扉三間。東向。床榻甚整。北爲觀音殿。殿側有小門。扃焉。叩

門入久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廨無妨。久之持朱封鑰山門而入。役相戒勿寢。明燈燭。手弓刀。以待曙。至三更大風驟作。山門若然而闢。方愕然相顧。倏聞呼門聲甚厲。衆急持械。謀拒之。廨門已啓。視之。卽綃頭人也。徒手握束香擲地。衆皆仆。比天曉。始知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特游市上。無敢誰何者。唯投尼庵。客輒無恙。今當往訴耳。然尼異人。須吾自往求之。至則嫗出問故。曰。非爲極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頃之尼出。嫗挾蒲團。敷坐。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此作狡獪。罪合死。吾當爲一決。顧嫗入。牽一黑衛出。取劍臂之。跨衛向南山往去。其行如飛。條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返。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篋。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卻否。衆聚觀。果紅綃頭人也。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庵。空無人矣。尼高髻盛妝。錦綺行纏羅襪。軍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三四年前挾嫗俱來。不知何許人。嘗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擲垣外。自是無敢犯者。

牛馬賊

汝霄。趙若水名進士也。爲襄強令與文教。獎勵後進。愛才如命。一時之彥。無不樂被其容接。薄書執掌之暇。長吏之堂。不啻師儒之室。百里中蓋彬彬如也。會當放衙之期。緝捕者獲一竊牛馬。名周劈刀。吏抱牘比驢。按律請鞠。俄而羈至長跪階下。趙視之。膝雖屈下。猶昂藏高蟲几案。鬚長飄惱後。異其相。走問捕者曰。爾從何處緝得。毋誤捉好人。捕告曰。若囚嘗往來於燕南趙北之間。得人牛馬輒騎而去。有追之者。卽挾刀劈鬥。勇不可當。劈刀之名。自此大著。昨大醉臥野廟中。鼾聲雷動。故得就縛。否則誠不能與之爭鋒也。趙乃指周曰。囚何說之辭。周慨然曰。大丈夫磊磊落落。何可一世。今不幸被羈。豈能效鼠竊狗偷輩。作乞憐憫狀。竊誠是諒。大官不至以殺牛馬之人。加殺人之罪。趙曰。囚亦知矢竊之輕重乎。周曰。旣爲竊。豈不知竊。願爲大官陳之。天下古今紛紛然。皆竊也。獨囚也歟哉。竊也者。取彼所有。濟我所無。初不必明彰其劫奪之嫌。而陰成以投贈之好。况放牛世替借馬人亡偶。值以事之所必需者。宵復計其風之不相。及至先天義蘊。往哲各言。人能竊之。卽可以爲聖。日月精華。陰陽奧竅。孤能竊之。卽可以爲仙。極之竊寶玉。竊大弓。竊虎符。或作權姦。或作義俠等。而下之朝廷。升斗之糈。國家爵秩。

之榮。竊位者。一旦籍手。莫不名顯當時。蔭及後世。區區漫藏匿蹤。於馬渤牛漫之下。又何竊之且贈以資。囑其改行。後十年。趙猶子官於粵。有同僚周將軍者。通款接問。若水是君何人。答以諸父行。將軍何以識之。曰我師也。感恩知己。兼而有之。林下先生。頗記憶否。鱗鴻有便。傍有一函。並薄物申敬。因念叔多門牆。未聞有武弟子。後寄書郵返。其叔書中始緬述之。乃知其人。又錄其寄詩一首。以示云。學書不就劍無成。曾向燕南草澤行。命也如何拚一醉。薄乎云爾感餘生。海門蛟射秋風北。聖主龍飛伏莽平。今日功名銅柱表。願隨桃李報恩情。

瞿劭石

瞿新之

吾族祖。劭石先生。璋康熙中博士弟子。篤學不售。武鄉達金玉漢之師也。先生之館於金氏也。館中供膳苦不能飽。旬日必一返家。返卽併日而食。居停主人未之知也。金有仇。適以故械鬥。急切不能喚人。主人竊憂慮。並屬先生暫歸。以防玉石。先生曰。毋庸果爾。僕一人足以幹乃事矣。不信。固請行。且乞酒肉。試與食頃刻而盡。教人之餐大異之。及檢軍器。咸謂無用。一揮卽折。適牆外有大竹。將以置地。弓拒敵者。曰是則可矣。持而

去衆尾其後。至路口而彼衆已集。先生彎竹使曲。立環如弓。大聲呵曰。爾等若退事悉已。否則是不欲生也。予將脫手矣。衆見神力。知不可敵。悉遁去。海角素強悍。以先生在。嗣遂遠近怖服。居停某。倚若長城。供膳加餐。十倍於昔。畫則角技。顧未能盡其術。而王謨昆季卒。以武中科甲。先生能於十步外使人擊之。將及身其人卽仆。惜不傳其法。迄於今從無有知之者。

小梁山

韓承烈樂圖

震澤湖中有渚界。接浙之烏程。四際圍蘆無畔。以在水泊中。故俗名小梁山。漁戶李阿貴。宋洪茂據焉。強梁無賴。膂力絕人。衆戶皆脅服奉令。宋之妻董少而美。精拳勇。習避水訣。跳行水面。纖趾翹翹。然呼風疾渡。論花面太歲。李妻肥黑而饒勇善鬥。董所敬畏。李豐於資。衆戶推爲寨主。渾名變相金剛。與其黨施有信張四寶。董得元等。共三十六人。立碣書名。橫肆標掠。捕甲等。反爲所役。被害者莫能指告。乾隆十年。浙江撫標都司劉緒萬人敵也。奉委南靖一帶。緝盜風聞。其事改裝密偵蹤跡。夜溷水至莊。聞金鼓嚴緊。柵列職仗。劍直撲其臥室。挾董氏疾登屋脊。董裸體羞縮。不能抗拒。衆驚起駭其神。

勇俱羅拜乞縛。案歸浙撫永公辦理。居民快之。

褚復生

茅祥麟 對山

上海縣志。昔以藝術著者。如璩君暇之畫。楊伯立之詩詞。陳悟泉之數學。董杏芬之仙術。皆挂人齒頰。而褚復生士寶。又以拳勇稱。褚居西郭。家素豐。自幼負臂力。好技擊。既長。游學四方。與畢昆揚武君卿爲友。遂精鎗法。橫矛飛赴。旋轉如風。名曰四平鎗。數百人莫能近。福王南渡。以兵部員外郎何剛荐授。伏波營遊擊。未之官。而南都破。遂終老於家。其技不輕授人。得其傳者。惟王聖蕃池天榮二人也。池又傳於浙江提督喬照。同時。呂有獨骨張擎者。虎頸。版肋力舉百鈞。橫行市廛。恆爲商旅患。衆請褚除之。褚曰。試觀其技於衆商。設席筵張。褚亦赴焉。酒再行。褚挑與微語。張自誇其勇。酒酣起舞。攘臂作格拉勢。褚徐徐以箸點其胸曰。子盍坐而言乎。張遂坐。終席默然。褚亦無語。頃之。張辭出。衆謂褚曰。渠傲睨若此。君何不交一手。褚曰。彼若稍遜。猶可活。惟以驕故。今必死於途矣。象猶未信。次日聞張死于亭橋。徧體色青如靛。乃共駭服。蓋褚運神功。中入要害處。則於三時之頃。傷卽入骨。能致死耳。今城西隅有褚家墳。其子孫猶聚族居云。

韓五

樂鈞 逆 裳

寶應縣捕役韓五者。貧不能炊。思嘗捕響馬姑試一效之。爲計良得。乃從人假羸馬。挾弓矢而出。伏於麥隴之暗陬。是時大亂初平。流亡未復。道路之間。尙少人蹤。亭午始見一騎緩緩來。台笠深衣。挂囊於鞍。略類商旅。韓私計。盍一利市。引弓呼之曰。速解爾囊。否且畢爾命。矢乃發。客從容舉鞭拂之。矢旁落。又發亦如之。五矢不中。矢盡。韓恐策馬走。客笑曰。行劫者返避人耶。雖然爾焉逃。俄聞風聲蕭蕭。客追已將及。則短衣飛刀。叱韓曰。毋走。韓度不可脫。亟投馬下。叩首乞命曰。良以母老待哺。不得已出此。今乃初試。不圖誤犯壯士。幸寬宥之。號泣戰慄。客諦視之曰。爾尙謹朴。姑貸爾死。隨以來。勿恐。韓懼從之。行十餘里。入一山甚邃。叢樹間得穴焉。進之甚闇。半里許有光。旣而忽見屋舍。客引韓入內。則先有數十人在。多虬髯彪服。衣巾岸偉。見客起問。十四兄來何暮也。客滑稽數語。衆目韓皆大笑。已而酒饌堆垞。規地而坐。序兄弟之次。以韓席殿焉。飲啖甚壯。言論豪猾。比暮華燈明炬。燭照林野。夜中縱橫醉臥。于足相枕。藉韓默默然。莫知所爲。竟夕不成寢。明日衆醒。客爲韓請曰。此人尙有母。貧不能養。殊可矜憫。宜少資潤之。

衆曰諾。各探囊出金錢珠貝不等。無慮數千金以授。韓惶恐拜謝。客曰。視爾爲弱焉能致此。歸吾仍送爾行。一人曰。我曹亦散耳。後二軍當期於山東。皆曰諾。遂拱手各去。或燭行。或侶行。或東或西。頃刻都杳。客乃與韓俱。謂韓曰。盜豈易易哉。諸君皆技勇絕人。故馳驟綠林。鮮有失敗。吾亦有薄技。使爾觀之。袖中出匕首。指前樁樹第三株。標枝東接者曰。吾截其某權。擲之權落。匕首故在手中。又別擬之三。擲而三中。韓咨嗟駭咤。客曰。爾向者太猛浪。幸遇我偷值。吾兄弟之暴者。爾作此樹權久矣。韓唯唯請客示姓名。誓圖報。客笑曰。毋須爾。吾屬雖肝人喋血。其實行雲流水耳。散遊天下。率二歲一期。會雖萬里不失約。此外無知姓名者。爾何問爲。既至韓門。解所贈囊擲地曰。吾去矣。乃縱馬繩塵而去。韓賴其資遂爲富人。

虬髯

徐岳季方

英人沈坦若。精於操漫彈棋之技。挾以游楚。經道士泚失舟。僅以身免。飄泊沙際。信步至山陬一寺。見虬髯岸幘者。隨從數人。散步於堂。詢沈鄉曲。告以吳門。問何所之。因言挾技至此。爲陽侯所苦。侯易舟前進耳。虬髯者曰。君有此妙技。肯從我游乎。沈方進退。

維谷許之。卽邀登天驪揚帆而行。數日至大澤中。渺無際岸。有數百艘來迎。入巨室中。館於客舍。供張甚盛。左右使命三尺童子。外皆美環也。日相對手談。沈亦高妙。互有勝負。間談文史。沈亦淹貫。未能屈也。花晨月夕。酬唱甚歡。如是者三月。一日置酒相款。贈以詩曰。不羨扶輿老此身。漫從何處寄脩鱗。知交若問行藏處。莫道虬髯是主人。出千金爲贈曰。請從此別。吾亦從此逝矣。卽命小舟送至漢口。究不知其姓氏。大約綠林豪客也。

葛衣人

樂官譜

江宵江進士之京師。上逆旅。小飲時密。雪嚴寒。折綿冰酒。忽見戶外一葛衣人過。頎然而長。跣足行雪中。了無寒色。江異之。前叩其姓氏。不答。又問客寒乎。又不答。又問客飲酒乎。乃點首者再。遂引入旅舍。飲至無算。不醉。復進食。食之無算。亦不飽。而終席語都無一語。狀類啞啞者。江愈奇之。次日將行。請客與俱。搖首勿許。遂辭別。行三日。至一處。葛衣人忽至。謂江曰。君見夫寬衣大笠。短棒荷燈籠。遙立道旁者乎。江曰。見之。一僧也。彼何爲。曰。今夜三鼓。飛刃取君首者。卽渠也。江胆喪伏地求救。客曰。吾在固無畏。渠果

來膏吾斧矣。乃戒江執寢勿驚。君夜半客攜僧頭擲地上曰。莽禿無禮。吾已殺之。然亦君挾資太重。爲渠所覷耳。江初諱之。客曰。君囊中白金若干。黃金若干。封識何狀。藏至何所。胡乃欺也。江大驚失色。連曰唯唯。客曰。挾此何爲。江曰。欲往投某公司下。以此爲贄耳。客艷然怒曰。咄。汝固蠅營若此耶。吾目昧誤識爾。悔不教和尚殺。却言罷提僧頭越屋而去。星光黯淡。頃刻無縱。江慚且懼。遂不復至京而返。

劍俠

黃東崖

京師人郭倫。嘗於元夕攜家眷看燈歸。差晚途遇惡少年十數輩。行歌而前。聯袂喧笑。睢盱窺伺。將遮侮之。倫度力不能敵。窘甚。忽有一道人青衣角巾經過。見之大聲責之曰。彼家眷夜歸。若輩烏得無禮。衆怒曰。我輩作戲。何與爾狂道人。事闕起攻之。婦女將乘間引去。倫獨留道人勃然曰。若輩果欲肆兇暴耶。吾今擊汝矣。乃揮臂縱擊。如搏嬰兒。惡少皆暗地哀叫。相率鼠竄而去。道人徐徐而行。倫追拜謝曰。某與先生素昧生平。適蒙救護。脫妻子於困阨。不勝感戴之至。私念有此報德。敢問何所欲。曰。吾本無心。偶見不平事。義不容己。吾於世絕無所欲。豈望報哉。但能爲一醉足矣。倫卽邀之至家。沽

酒痛飲辭去。倫曰：先生將何之？曰：吾乃劍俠，非世人也。乃長揖出門，數步聞鏗然有聲，一劍躍起，叱之墮地。道人躡之騰空而去。

葉祿

曾衍東七如

我會祖聞進公。有僕曰葉祿者。善走。一日夜行五百里。視其脛骨較人長。挺又無肉。多黑毛。皆二三寸。自膝以下。繫連而生。與人同行。初亦不驚其捷。一眨眼間。皆瞠乎後矣。望之者。覺其足不著地。腦後辮髮。直如流矢。聞進公以恩貢。准入成均。葉祿隨往。公家貧親老。嘗以膏大資之。半寄家。一月一次。命祿歸里。吾邑去京師千二百里。有奇。祿以七日作往返。無愆期。一日薄暮。行至鄭州。達二十里。無人居。有打短棍者。伺祿至。出其不意。擊之仆地。剝其資去。祿狼狽起。失資視南北。祇兩條路。無岔雜口。於是望北追之。約五六里不見。急返南路。未八里。而荷棍者隱隱在前焉。祿呼曰：還我行李。荷棍者見祿狂奔。祿反緩行隨之。荷棍者轉身欲擊。祿緩行而退。不能及。遂返身走。祿又隨之。如是者再。荷棍者大駭。乃還其資。祿收資而荷棍者自去。祿思竟夜無事。且又餒何不戲之。仍隨之。荷棍者憊甚。又聞啞啞雞聲已。唱天色欲曙。大困倉皇言曰：壯士何相逼太

甚耶。祿曰終宵往返。未及握手晤面。擬欲登堂識荆耳。荷棍者無可奈何曰。毋譁寒舍不遠。倘乘枉願。願爲前導。時天已大亮。引至一村。入室良久。有老翁出。延祿登堂。問姓名。翁曰。老夫段姓。夜間豚兒誤犯。望寬恕焉。祿唯唯。復問祿知爲曾氏僕。且爲曾氏膏火舍歸養。翁甚愛祿之忠於其主。又敬聞進公之能孝於親也。具厚饌款之。祿醉飽辭去。翁且贈以行資。又與以小旂曰。凡貴相知過此。或車或馬。或行李皆插此旗一面。直抵濟上。可無虞也。後祿常往來其家。數年後。段氏富印行。而我聞進公已選雲夢宰會集。差使都門。重過其地。翁已作古。荷棍者與葉釵舊交。晃其二子爲雞黍云。

崔猛

蒲松齡留仙

崔猛字勿猛。建昌世家子。性剛毅。幼在塾中。諸童蒙稍有所犯。輒奮拳歐擊。師屢戒不悛。名字皆先生所賜也。至十六七。強武絕倫。又能持長竿躍登夏屋。喜雪不平。以是鄉人共服之。求訴稟白者盈階滿室。崔抑強扶弱。不避嫌怨。稍逆之。召杖交加。支體爲殘。每盛怒無敢勸者。惟事母孝。母至則解。母譴責備至。唯唯聽命。出門輒忘。比鄰有悍婦日虐其姑。姑餓瀕死。子竊啖之。婦知。詬厲萬端。聲聞四院。崔怒。踰垣而過。鼻耳唇舌盡

割之立斃。母聞之大駭。呼鄰子極意溫卹。配以少婢事乃寢。母憤泣不食。崔懼跪請受杖。且告以悔。母泣不顧。崔妻周亦與並跪。母乃杖子。而又以鍼刺其臂。作十字紋。朱塗之。俾勿滅。崔並受之。母乃食。母喜飯僧道。往往饜飽之。適一道士在門。崔過之。道士目之曰。郎君多凶橫之氣。恐難保其令終。積善之家。不宜有此。崔新受母戒。聞之。起技曰。某亦自念之。但一見不平。若不自禁。力改之。可免否。道士笑曰。姑勿問。可免不可免。請先問能改不能改。但當痛自抑。如有萬分之一。告君一解死之術。崔生平不信厭禳。但笑不言。道士曰。我因知君不信。但我所言。不類巫覡。行之亦盛德。卽其不效。亦不至有所妨。崔請之。乃曰。適門外一後生。宜厚結。五。既犯罪。此子能活之也。呼崔出。指示其人。蓋趙氏兒。名僧哥。趙南昌人。以歲侵饑。僑寓建昌。崔由是深相結。清趙錢於其家。供給優厚。僧哥年十二。登堂拜母。約爲昆弟。踰歲。東作趙攜家去。音問遂絕。崔母自憐婦死。戒子益切。有赴訴者。輒橫斥之。一日。崔母弟卒。從母往弔。途遇數人。繫一男子。呵罵促步。加以捶撲。觀者塞途。輿不得進。崔問之。識崔者。競相擁告。先是有巨紳子某甲者。豪橫一鄉。窺李申有妻色。欲奪之。道無由。因命家人誘與博賭。貸以資。而重其息。要使晷

妻於券賞盡復給負責數千。積半年計子母三十餘千。申不能償。強以多人纂取其妻。申哭諸其門。某怒拉繫樹上。榜笞刺剝逼。立無悔狀。崔聞之氣湧如山。鞭馬向前。意將用武。母牽簾而呼曰。喏。又欲爾耶。崔乃止。既弟而歸。不語。亦不食。兀坐直視。若有所瞋。妻詰之不答。至夜合衣臥榻上。輾轉達旦。次夜復然。啓戶出。輒又還臥。如此三四。妻不敢詰。惟懼以驅之。既而遲久乃返。掩扉熟寢矣。是夜有人殺某甲於狀上。刳腹流腸。申妻亦裸尸牀下。官疑申捕治之。橫被殘酷。踝骨皆晃。卒無詞。積年餘不能堪。誣服論辟。會崔母死既殯。告妻曰。殺甲者實我也。徒以有老母故不敢泄。今大事已了。奈何以一身之罪殃他人。我將赴有司死耳。妻驚挽之。絕裾而去。自首於庭。官愕然械送獄。釋申。申不可堅。以自承官不能決。兩收之戚屬皆誚讓申。申曰。公子所爲是我。欲爲而不能者也。彼代我爲之。而忍坐視其死乎。今日卽謂公子未出也。可執不異詞。固與崔爭久之。衙門皆知其故。強出之以崔抵罪。瀕就決矣。會卹刑官趙部郎案臨關囚。至崔名屏人而喚之。崔入仰視堂上僧哥也。悲喜實訴。趙徘徊良久。仍令下獄。囑獄卒善視之。尋以自首減罪。充雲南軍。申爲服役而去。未期年援赦而歸。皆趙力也。既歸申終從不去。

代爲記理生業。予之質不受。緣撞技擊之術。頗以關懷。崔厚遇之。買婦授田焉。崔由此力改前行。每撫臂中刺痕。泣然流涕。以故鄉鄰有鬪。申輒矯命排解。不相承稟。有王監生者家豪富。四方無賴不仁之輩。出入其門。邑中殷實者多被劫掠。或迕之輒遣盜殺諸途。子亦淫暴。王有寡孀父子俱蒸之。妻仇氏屢沮王。王縊殺之。仇兄弟質諸官。王賊囑以告者坐誤。兄弟冤憤莫伸。諸崔求訴申絕之。使去。過數日客至。適無僕使。申淪茗申默而出告人曰。我與崔朋友耳。從徙萬里。不可謂不至矣。曾無廩給。而役聞廩養所不甘也。遂忿而去。或以告崔。崔訝其改節而未之奇也。申忽訟於公堂。謂崔三軍不給備值。崔大異之。親與口對狀。申忿相爭。官不直之。責逐而去。又數日申忽夜入王家。將見父子孀婦並殺之。黏紙於壁。自書姓名。及追捕之。則亡命與蹟。王家疑崔主使。官不信。崔始悟前此之訟。蓋恐殺人之累已也。關行附近州邑追捕甚急。會闖賊犯順。其事遂寢。無何明鼎革。申攜家歸。復與崔善如初。時王寇嘯聚。王有從子將仁集叔所招無賴。據山爲盜。焚掠村疇。一夜傾巢而至。以復讎爲名。崔適他出。申破扉始覺。越牆伏暗中。賊搜崔不得。攜崔妻括財物而去。申歸止有一僕。忿急不能爲地。乃斷繩數十段。以

短者付僕。長者自懷之。囑僕越賊巢。登半山以火懸繩。散掛諸荆棘。卽返勿顧。僕諾而去。申窺賊皆腰束紅帶。帽繫紅線。遂做其裝。有老牝馬初生駒。賊棄諸門外。申乃縛駒跨馬銜枚而出。直至賊穴。賊據一大村。申繫馬村外。踰垣入見賊衆紛紛。操戈未釋。申竊問諸賊。知崔妻在王某所。俄聞傳令俾各休息。轟然噉應。忽一人報東山有火。衆賊共望之。初猶一二點。旣而多類星宿。申忿息急呼東營有警。王大驚束裝率衆而出。申乘間漏出。其後反身入內。見二賊守帳。給之曰。王將軍遣佩刀兩賊競覓。申自後砍一賊。賠其一。回顧申又斬之。竟負崔妻踰垣而去。解馬授轡曰。娘子不知途蹤馬可也。馬轡駒奔駛。申從之。出一隘口。申灼火於繩。徧懸之。乃歸。次日崔還以爲大辱。形神跳躁。欲單騎往平賊。申練止之。集村人而謀之。衆恇怯莫敢應。諭再四得敢往二十餘人。又苦無兵。適於得仁族姓家獲奸細二。崔欲殺之。申不可。命二十人各持白梃。具列於前。乃割其耳而縱之。衆怒曰。此等兵旅。力懼賊知而反示之。脫其傾隊而來。闔村不保矣。申曰。吾正欲其來也。執匿盜者誅之。遣人四出。各假弓矢火銃。又詣邑假巨礮。二日暮。率壯士至隘口。置礮當其衝。使二人匿火而伏。囑覓賊乃發。又至谷口。東伐樹置崖。

上。已而與崔各率十餘人分岸伏之。一更向盡。遙聞馬嘶。暗覘之。賊果大至。強屬不絕。俟盡入谷。乃推墮樹木以斷歸途。俄而砲發喧騰。號叫之聲。震動山谷。賊驟退。自相踐踏。至東口不得出。集無隙地。兩岸銃矢夾攻。勢如風雨。斷頭折足者。枕藉溝中。遺二十餘人。長跪乞命。乃遣人繫送以歸。乘勝直抵其巢。守巢者聞風奔竄。搜其輜重而還。崔大喜。問其設火之謀。曰。設火於東。恐其西追也。短欲其速。盡恐偵知其無人也。既而設於谷口。口甚隘。一夫可以斷之。彼即追來。見火必懼。皆一時犯險之下策也。取賊輜之。果追入谷。見火驚退二十餘。賊晝剽劫而放之。由此聲威大震。遠近避亂者。從之如市。將士團三百餘人。各處強寇無敢犯一方。賴之以安。

顧生

蒲松齡留仙

揚州顧生字繼明。幼有軼才。學識淵穎。而風情瀟灑。超然遠俗。家平山堂。左依水爲園。佈置古雅。開窗四望。爽氣撲人。有亭曰飛青。峙立水中。尤擅一園之勝。每荷花開時。名士畢至。宴無虛日。顧中年以後。放情詩酒。頗以聲色自娛。置美鬢十二。教之歌舞。夫人況氏。淮安太守女。妙解音律。親爲家妓。正其曲誤。每良宵開讌。燈光釵影。豔徹簾外。望

之如神仙中人。時粵賊方攻金陵。避難至揚者甚衆。顧一日閉立戶外。見一丐衣履不給。而意氣殊雄。面無飢色。向顧索湯。顧命僕賜之。已而又乞酒肉。僕人怒詞之。丐者色不動。顧曰。所費幾何。卽命饋以酒肉。丐者且飲且食。頃刻而盡。殊不言謝。諸僕相語。皆笑。主人之癡。顧亦心異之。他日又遇之途。因挈之歸。爲之薰沐。出衣履易之。呼與共飲。自朝至暮。無醉容。自言陳姓名元勳。湖南長沙人。世居廣東。洪逆舉事。友人嘗邀之。去辭不就焉。卽以粵匪情形。及諸師用兵得失。陳慷慨而談。旁若無人。初賊之始出廣西也。顧每與人言。謂宜仿國初大兵。堵禦吳三桂。重扼洞庭湖。使賊不得出湖南一步。則不致蔓延各省。否則長江之險。與賊共之。戰守兩難也。人都不信之。及聞陳言。與己意合。投袂而起曰。陳生固海內奇士也。非聆高論。幾覲面失之矣。因勸之從戎。陳然之。而憂無資。顧卽入內出。以五十金授之。陳拜而授之曰。僕淪落風塵。十年於茲。半生知己。無若我公。今後得有寸進。皆公之賜。僕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恩。不敢忘也。涕泣而別。是年賊踞金陵。顧避兵上海。迨江淮肅清。而北望鄉關。張瓦無存。返駕計回憶曩昔。苦迴殊矣。一日晨起。忽有急足持陳軍門書自閩中至。一時茫然疑其誤投。啓視則元勳。

書也。先是陳入大營爲某部裨將。陳幼讀兵書。且跋涉江湖。熟于險阻。出入屢建奇謀。戰功懋著。不數軍擢至提督。書中備言知己之感。及從軍始末。末云已屬揚守代營。舊園外奉二千金存太守署。至揚時可取以略佐裁花之需。非敢云報也。顧得書感不能置。卽日北旋。則園已重新。器物具備。諸太守道謝載金而回。一時知與不知。無不重顧之。知人而陳之不忘舊德也。後顧子令於閩有直聲。因案獲譴。有周內之者。幾不測。卒免于戾。陳之力也。

胡孝廉

郭芷衡

天台胡孝廉斌。天姿慧敏。嗜學多故。年十八卽登鄉舉。父以武進士侍衛藩邸。拳勇聞天下。胡盡傳其術。挈鐵丸二。彈人百步外百發百中。號萬人敵。性介爽。取與不苟。有古任俠風。家於城東。與林太僕有女曰慧仙。美而能文。及笄未字。會大雨旬日。胡牆傾圮。與太僕園通。一夜胡讀書燈下。女忽潛入。胡大驚起立。女曰妾閨人甚多。品端才美。無逾君者。願訂永好。非敢效文君夜奔也。胡曰以卿才貌。實所佩欽。然各有父母。不能自主。未可預定也。女躊躇良久。以金釧要盟。胡拜而却之曰。成否難以逆料。盟而背之。何

以爲人女益感其誠。洒淚而別。胡送之出口。婚姻前定。非可強求。今後勿犯露人言。可畏也。且而以意告母。將媒灼之。母以父都中且太僕亦供職。卿寺將使子於公車北上。時就於父。胡亦以爲然。時村中來一丐。手持兩石獅。重皆百餘觔。每至市肆以獅置匱上。店主予之錢。丐少之不去。胡怒其狠。以手撲獅。墮地立碎。丐大駭逸去。市人咸快之。後旬餘。又一僧至。狀貌猙獰。而服飾鮮麗。侍從四五人。皆山東大漢。於隙地布帷舞劍爲戲。入觀者給錢二十。觀者甚衆。胡亦潛入。見僧手舞四劍。兩劍常在空中。但見白光一道。忽上忽下。劍鋒削處。寒氣侵人。觀者目眩耳聾。驚異不置。見胡至。相謂曰。胡孝廉亦能相敵否。僧聞言。把劍斜睨之。少頃對衆曰。顛倒一身。殊太寂寞。諸君肯賜教者。以手搏爲戲。言畢無一應者。胡不覺技癢。一躍入場。僧卽與交手。往來趨避。不分勝負。約炊時。僧忽揚左足飛。胡急閃。順手削其股。僧仰跌場中。痛不能起。從人扶掖而去。萬人屬目。交羨不已。胡亦自得。有老於賈者。謂此輩皆江湖大盜。屢挫辱之。宜防不測。市人咸爲胡危。而胡殊不置意。時已初春。將赴禮部試。覓幼童役未得其人。偶於街衢見老媪鬻其子。幼年甫弱冠。貌其岐嶷。以錢十千易焉。攜之入都。童頗慧。能先意承志。胡

亦厚待之。一日出濟寧北界。童以便下車久不至。命輿夫覓之不得。而一張平沙。並無藏跡。待至日中。乃前行。又數十里。巉巖危經草與人齊。見數人坐侍道旁。皆身驅雄偉。裝束詭異。見胡至。環拜車下。則前童與焉。方欲致詰。童以代衆致詞曰。衆兄弟欽慕已久。故先使僕人奉侍左右。敝廬不遠。還乞辱臨。胡未及答。衆已擁之去山。行十餘里。渺無人烟。及暮抵一處左右峭壁。中有巨門。第臨河水。通以長橋。橋以銅鐵爲之。滑潤無比。兩旁皆置巨礮。知爲盜窟。衆導胡入門。則燈光人影。喧譁滿堂。盜衆四十餘人。几筵相錯。見胡入。皆起立。弩目相向。中坐一老者。碧眼頰頰。魁梧異常。下階相迎曰。夙耳君名。今夕得見誠厚幸也。胡遜謝而已。老者讓胡上坐。卽命進酒肉。無杯箸。擊壺而吸。割肉而談。胡左手攜壺。右手持刀。談笑自若。衆相謂曰。胡君直奇士也。酒半酣。老者命舞劍。一人應聲出。掣雙劍舞於前。白光青影。閃爍若飛。舞畢倚劍立。老者顧謂胡曰。劍法若何。胡曰。尙未。及拔腰劍起舞。尙一揮如疾風暴雨。不可向邇。棟梁欲折。瓦石皆鳴。人遙立。却步。胡乃一笑。擲劍。衆仰視中梁。劍痕深半尺許。不絕者。如縷相顧失色。乃命入導。胡宿客舍。老者親送至階。曰。明日再當領教也。拱手自去。胡秉燭中宵。輾轉不能

睡。夜既深聞剝啄聲。開視則一女子。審之則慧仙也。急詢何得來此。女言家父命僕接眷至都。途遇盜資財盡失。見妾色美劫之上山。將納爲妾。盜妻不允。乃以爲女。以妾知書。掌簿籍。頃於屏後窺客。見上坐者君也。知盜將甘心於君。君宜速遁。妾當隨之。乃令胡踰垣出。伺於路旁。少頃女牽兩馬至。雄駿非凡。皆盜魁所乘。日行千里。女與胡各跨其一。回馳十餘里。忽火光燭天。羣盜追至。胡連發數丸。老者斃焉。衆乃退。及明抵濟寓。女於客邸。而親訴其事於濟。守則知守。已資送女母至京矣。方嚴北捕役。限日獲盜。聞胡言。卽會同營弁入山。兜拿至。則屋舍依然。而杳無一人蹤。守乃厚贖胡。胡偕女入都。備言於父。使告太僕。太僕大喜。迎女至家。親詣胡道謝。見胡胸襟俠爽。神采俊。郎益深企佩。自以求姻。告胡父。胡父亦喜。卽浼劉太史爲媒。詎吉。娶女既歸。胡敬上和下。咸得歡心。是年胡成進士。以主事候詮。自經險阻。深自韜晦。不以勇略矜人。而酒闌燈。炆高歌慷慨。豪氣猶不減云。友人翟青甫爲舍言之。

測字

俞鴻漸劍花

蕭春臺曰。曩過江西景德鎮。見一測字者。方規地作場。安排其筆硯。突有無賴數十輩。

黝之曰。汝不先輸吾錢。此地豈容白佔。其人曰。我楚人也。昨暮來此。囊無一錢。將何給汝。且此係官地。亦不容汝輩橫索錢。無賴憤其言。不遜羣起。洵洵爭欲揮以老拳。其人曰。欲用武耶。徒手無趣。有小器械。昇汝。適道旁有半石磨。舉而碰諸膝。磨分爲兩。自執其半。而以其半授諸無賴。無賴等。駭其神力。各鼠竄去。此亦一異人也。

太倉女子

陸長春

儉兒童七。工穿窬術。昏夜所至。必無虛返。一夕行竊太倉巨室。其家屢被盜。防守甚密。童不知也。既穴垣入。重重去其戶。攬預備出路。返身入室。將發箱。肱篋忽火光一閃。有年約十七八。好女子。紅襖錦袴。舞雙劍。從帳中躍出。直刺其背。童駭而逃。幸門已先啓。得無阻。女追之。劍光如雙白龍。旋繞其後。將爲所及。童窘甚。見道旁有河。遂自沉焉。幸素習水性。伏久之。探頭出視。女猶倚劍立河側。乃潛行至隔岸出水。踉蹌遁。明日訪之。知女爲巨室新娶姬人。蓋精於劍術者。

喬一琦

曾衍東七如

喬一琦。字伯珪。上海人。有絕力。邑中有一石坊。嘗乘馬過坊下。以手援坊。足夾馬起。半

空中久之。乃下又嘗坐舟中。勢欲前則舟即前。欲後則舟亦退。其勇如此。亦一奇也。事見喬氏族譜中。

俠義小說

武俠大觀	四册	定價二元
宏碧緣	二册	定價五角
俠客奇聞	一册	定價三角
龍虎春秋	二册	定價一元
九十六女俠異聞	二册	定價一元
雍正八大劍俠	一册	定價五角
正續風塵奇俠傳	二册	定價一元
俠義小史	一册	定價五角
三十六女俠客	一册	定價五角
雙俠破奸記	一册	定價五角

342

2.1